

戰時小叢刊之三十一

劫後的上海

王芸生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三十六

劫
後
的
上
海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563B

目次

孤島上……………	王芸生	一
孤島的靜寂……………	林憾廬	三
孤島雜記……………	林憾廬	七
南車站被炸參觀記……………	佚名	一一
北新涇被炸記……………	彭啓一	一三
淒涼的閔行……………	莫思	一五
浦東一瞥……………	佚名	一七
淪陷後的閔北……………	彭呆	一九
失去了太陽的上海……………	佚名	二一
遙望大上海的廢墟……………	周鋼鳴	二四
十一日南市所見……………	王水	二七
悽愴的南市……………	徐遲	二八
南市大火三週記……………	佚名	三二

劇變後的蘇州河……………	佚名	三三
開放後的外白渡橋……………	康君	三四
到虹口去……………	佛納	三六
淞滬戰區巡禮……………	E P	四一
閔北在燃燒……………	佚名	四四
從浦東歸來……………	喬鳳祥	四八
隔江遙望浦東……………	長城	五〇
歲暮的淒涼况味……………	美員	五二
歲暮街頭景象……………	佚名	五四
淪亡中的上海新聞界……………	星人	五六
暴行記……………	星人	五九
女學生們爲八十萬難民請命……………	佚名	六四
上海在炸彈微光裏……………	張若谷	六六

孤島上

王芸生

一個世界有名的大都市，那裏還聚居着約莫三百萬人口。它的四週，一片瓦礫，遍地伏屍。斷瓦殘垣中，日夜不熄的有野火延燒；街頭巷角，不時發現殺人流血之事。在這大都市的中心，因為有些性質較爲複雜的政治組織，所以在不測的威脅中成爲性質較爲複雜的安全區域。這約莫三百萬人口，大部皆聚居在這個中心裏。這地方原是一個水陸交通的要衝，但是水路全被封鎖，陸上的鐵道公路也全隔斷，又因爲一種特殊勢力逐漸膨脹，人們的食衣住行以及生命的安全皆成了問題。這地方整個的被死滅的空氣包圍着，人們要食，儘管有錢買不着米吃。米店一家家皆緊閉着大門，偶爾有一兩家敞開一個小窗口，便有千百人擁擠着去買米，甚至擠了一天所買到的不足一家兩天活命。青菜貴過珍饈，這廉價的維他命，已要與這裏的人們絕緣了。雖然大火燒掉千萬人的家，熊熊的火焰仍擁抱着這地方，但人們所需要的燃料，却艱難萬分。「米珠薪桂」是一句老話，在今日的這地方却完全兌現了。這裏的人們，絕大多數已失掉國家的保護。貧窮的雖幸留一條命，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富有的也是憂惶苦悶，感到朝不保夕的威脅。在摩天高樓下輾轉躑躅着面蒙菜色的難民，同時娛樂場所也在喘息着活動，歌台上交響着琴韻喉聲，愁紅慘綠的燈光下還跳躍着擁抱的男女。這些人，或者生命懸於俄頃，或者靈魂飛出軀外，其憂惶苦悶却是一致的。這地方，與外間失了一切聯絡，人們的事業陷於

絕境，人們的生命失掉保障。這是一個孤島，一個被死滅包圍着的孤島。這孤島便是現在的上海。

上海是中國的第一個大都市，這地方儼如中國的一個心房，一切動脈的血液都經過這裏，再流注到全身。在平時，這裏的經濟跳動，政治傾向，都會波及全國。現今在戰爭中，與全國失去聯絡，形成一個孤島。人們的苦難，國家的損失，當然都是很大的；但這運命却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爲了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復興，只有勇敢的接受這苦難的命運。留居在這孤島上的人們！我們應該艱苦度日，硬朗做人，保持靈魂勿失，掙扎國家復興！我們在這時應該懺悔既往，策勵將來。過去的腐霉生活此時都要割掉，今後的艱苦命運此時業已開始。現在我們應該儘力做同胞互助的工作，救濟無告的難民，以贖自己的罪孽。現在我們應該儘力做友朋砥礪的功夫，謹防靈魂的墮落，以保國家的正氣。近來我常發生一種感慨，以爲——國可亡，士可失；但不可無人。國亡了能復興，士缺了能復整；但是人若打了折扣便難說了。中華民族活了五千年，什麼大風波沒經過？什麼大災難沒受過？但仍能屹然存在於大壤之間者，就因爲有堅貞不撓的人格在。南宋亡國時有文天祥的正氣不屈，所以朱元璋能起來打倒蒙古，復興祖業；晚明亡國時有史可法的熱血傾灑，所以孫中山能起來逐走滿清，創造民國。現在我們民族國家又遭逢嚴重命運，我們不怕「日蹙國百里」，却深恐中國人在這時打了折扣。譬如平津的失陷，可說是歷史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是江朝宗等醜類的跳躍却給中國人洩了氣。最近聽北方來人說，散原老人（陳三立先生）於北平失陷後絕食五十日而死。這位八十老翁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聽見

了這一件事，又是感泣，又是興奮。感泣他老先生的大節，興奮我們中國還有人！

上海是已淪陷了，它的四週會灑遍了我們將士的熱血，還暴露着我們將士的忠骸；但要問這孤島上是否還有中國人存留在這孤島上的中國人們！我們要保持住每個人的聖潔的靈魂，貢獻給我們在復興途中的國家！

（大公報）

孤島的靜寂

林憾廬

在一天的清晨，我醒覺起來，發見我已經是在孤島上——我們被遺留在這裏，和大陸隔絕了！一切都像夢般地過去了！這三個月裏的一切，種種的事實都像大夢地過去了！使人興奮感動，激發，可歌可泣的種種事實，竟然像夢境般消失而成爲過去的了！

可是，一切都是真而又真的，比宇宙的物質還要真實，而且各種的情況還存留在我的心上，到處遺留下那些事實的痕跡。不，不！這決不能是夢境，而且也永不消失！一切都要永遠存在，在人們的心上，在歷史的記載裏，在民族的永久紀念中，在後世的謳歌嘆咏裏，一切都要保存流傳下去。

在這孤島上，一切的聲響都靜寂下去。三個月來轟轟烈烈的聲音，表示着特別意義的，現在開始靜寂下去了！昨夜，我聽不見那些聲響，頓然像嬰兒失掉母親一樣啊，啊，這三月來震動我的耳鼓心絃，使我歡欣，忡躍的，值得戀慕的聲響呀！而現在，這寂靜把我的歡樂奪去了！

是這樣的鎮靜，像死般的沈靜枯寂。這使我悲酸而悵悵不已，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心痛極了。然而，不，我爲甚麼悲悵呢？一切都在繼續，我們的弟兄還在那邊奮鬥，而且我們又決不至於失敗。我還要歌咏，歡悅地唱着未來的勝利之歌，因爲我們全國的人都起來禦侮了，復仇了。

此後，靜寂將要暫時統治着這孤島，民族的呼聲也許聽不見了。熱鬧，繁華，喧囂，這裏的一切都要和前時一樣——但是，那「轟」「砰」「呼隆啣！」和「劈劈拍拍」的聲響沒有了，這在我是等於死一般的枯寂。從此後，我在孤島上，將要感到難堪的寂寞了。

在這孤島上，我要再和誰說話呢？市街上熙熙攘攘地來往的無數的人們，誰是我的知己，可以傾吐衷誠的呢？啊，這孤寂的心情呀！

那些可愛的弟兄們，現在已經被孤島四週的汪洋隔絕了——我說話而他們不復聽見，歌唱而他們不復聞得了——我要忍受這寂寞，自己也靜默着，沈默地等候而又等候着，一直等到我們光榮的勝利來臨。那怕它是兩年三年，總有這一天的！

一天一天的過去，孤島的靜寂一天天的增加。我所愛聽的那些聲響似乎越去越遠了。孤島上看去很安靜——不，不，這不是安靜，而祇是暫時的靜寂！一切的人們永不會忘却過去種

種的情景！你沒有看見那些火正在熊熊地焚燒還未息滅嗎？我們的憤怒正復如是！誰能平息人們的憤怒的火燄呢？

祇要我們還有人留存着，這民族的怒火永不會息滅，而聲響也永不會停止！那末，這暫時的靜寂由它去吧！我們何必爲這個而懊喪悲哀？

況且，聲響正在大陸的那邊繼續着，或遠或近，它決不會止息的！而且將來，它還要更響亮地來到，像波浪洶湧地衝擊這孤島——從海面，從地上，從天空，它會轟然如怒潮澎湃而至。

誰能夠擋住這怒潮呢？哈哈！誰能阻止聲響，使之不來呢！

既沒有人能夠止住它，於是，那些現在在快意歡笑的人們悲哀哭泣了。

×

×

×

×

而現在，孤島的靜寂一天天的增加。

許多咽喉被扼住，許多舌頭被遏止，不能發聲了。文化已經被壓迫，自由已經被干涉，許多人離開這孤島而逃亡了。

這能夠是真的嗎，我幾乎不敢相信——可是事實終是事實啊！我要爲國際道德痛哭，爲正義唱着挽歌。好罷，如果你們是這樣的看重武力，將來有一天給你們見到我們的——而且，我們是講理的，決不像人家的蠻橫——那時你們可不要說甚麼，照樣地答應好啦！

甚麼同情比譏諷更難堪！別再說了，靜默好得多呢！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友和敵，這二者由你們選擇其一好了。

現在，就讓這靜寂一天一天的增加，讓這孤島沈寂像死！

×

×

×

×

兄弟，你爲甚麼哭呢？爲這靜寂難堪嗎？

不要呀，兄弟！我們甚麼都可以忍受，一聲不響！我們有的是堅忍的力量！而且，我們還能夠受得住更大的打擊，還能夠堅持到底！

我們決不呻吟號呼，要咬定牙齦，站立着如大丈夫。我們準備犧牲一切，爭取民族的自由生存——那末，這眼前的甚麼又何足介意？

況乎聲響並不完全靜止，孤島的附近還有——每在夜深時，你常可以聽到——斷續的聲響。那是我們的弟兄尚在孤島的迤西一帶奮鬥；而且更遠的地方，聲響便愈更多，愈更烈的了。

我相信：不久這些斷續的聲響會增加而擴大，不管是那兒，到處轟轟烈烈而起。於是，從大陸一直到這裏，由那些聲響聯接起來，而孤島也不再是孤島了。

（宇宙風）

孤島雜記

林憾廬

一 落日

是一個漫天風雲，陰霾密佈的天空，太陽從早晨就看不見了。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努力，太陽的光線於下午三四點鐘時，才衝出雲翳而放射出來。這是多末可憐的，我看見太陽祇是如月亮一般，雖則它也許正想以其強烈的光線焦灼人們的肌膚。

雲霾不會散開，還是瀰漫着空際。我似乎不曾看見過太陽這樣的可憐相——一會兒照亮些，一會兒又暗了——始終在和層雲苦鬥不休，而不能打破環繞着的陰霾。我一直注視着，要看到究竟。終於，到了將近五點鐘時，風勢稍爲平靜點兒，而太陽頓然照射出來了。它的光線現出了力量，有光芒向上邊射起，照耀於西邊的空際。雖則不能如平時的明亮光彩，但總算有點斜暉，差強人意地照着。可惜，這時已經快要西沒了！

我在注視着它怎樣沒落，猜想它是多末不願意西沈。然而，這是自然的現象，它能夠違反大自然的定律嗎？

我以前曾看見許多的夕陽西沈，但總沒有這回的注意，因爲那是很平常的現象。這回，我在這孤島上看來，覺得非常的特別——

雖則它在這漫天風雲中苦苦地拚命掙扎着，而終於逐漸向西沈，沒落下去了。

素來，我們對於夕陽總有點戀惜，而斜陽的景色尤爲詩人們所嘆詠的，稱某地的風景亦常列「□□落日」爲一景。但是，現在我們對此「落日」恐怕沒有誰覺得戀惜吧。而且，不會有甚麼詩人要對這西沈的太陽嘆息歌詠的吧，雖則我想得一個詩題「賦得孤島看落日」。

二 搬家

一九三七年的大除夕，我搬了家。

搬家這原是很平常而又小小的一件事，可是這次却似乎有點不同。你想想看，宇宙風社於上月半移遷，陶君於廿四日搬家，而我也於三十一日晚上搬家——難道我們在發甚麼「遷移狂」嗎？不，不僅是我們，住在滬西的所謂越界築路區域的人們，許許多多都在搬。我的一個朋友，在教會所立的醫院當醫生的，幾天前已經搬了。許多在洋行或商店任職的人也搬了。可見得這搬家不限於文化方面的人，而是很普遍的。

事實上，幾個月來不是各處都大鬧着「搬」——有的是逃生，有的是流亡——而且，有許多人不是從這里到那里，又從那里到更遠的地方去嗎？從上海逃到內地去的人，怕有百萬以上，而現在上海還收容着三十萬以上的難民！

似乎華北和長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個中國在動了。這是歷史上一個大動亂的時代，我們

當然不能不跟着搬動了。況且，像我們這樣總算是很好的了，許多人父母妻子離散，許多人流離失所，許多人凍餒道側，許多人死亡於轟炸槍彈刺刀之下！這是「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呀！

搬家，這是多末麻煩而討厭的事情！我是這樣的，不想搬，故而一直延到最後的兩天才決定。這當然不是我一人如此，恐怕所有的人都不願意搬的。然而，有一種的勢力，一種的威脅，使你不得不搬的。這威脅似乎太大了，雖則你看不到。一切從這里搬到那里，出走流亡的人們，何嘗不是受了這威脅的呀！誰又不願意好好地安居樂業呢？誰又願意奔波流離呢？

可是，這不是我們所能爲力的，這是戰爭——或許不應當說是戰爭，是一種到處都發生了的「衝突」——使得我們這樣。不要說別的，如轟炸殘殺淫掠等，單就這遷移流亡而說，已經夠我們沒齒不忘大德了。聰明的人想出這法子，要來排除平服我們中國人的反抗情緒，這真是聰明得太幽默了。

六弟已經全家搬到南洋去了。五弟來信，說不久要到歐陸英國等處去，因爲美國的空氣令人頭痛。二哥已經在這里居住了五六年，房子也很好，十二分的不願意遷移，也決定搬了。我還戀戀於這里幹麼？

搬是決定了，可是還有許多困難的問題。單就找適當的房子而說，已經夠麻煩了——其實還是錢的問題，因爲出不起昂貴的租金，租不起一幢房屋——我花了一天工夫找不到，次天在細雨中遠

着法國公園附近一帶到處尋覓，結果到三十一日下午才租定此刻住的房子，晚上開始搬家。

三 年夜

這裡，孤島上許多人還在娛樂。

兩租界在這年夜也臨時解除戒嚴了，因為有好多人要娛樂。影戲院換上新的片子，大餐館徹夜開着。而跳舞場當然更熱鬧了。

上海有十幾萬的外僑，他們當然要歡歡樂樂地過這一九三八的新年年夜。憑甚麼叫他們不歡樂呢？危險是過去了，樂園依然是樂園。而許多我國人呢？當然大多數並不這樣，但却也有不少興致勃然，大娛樂而特娛樂的。

假如說他們是亡省人，但有的人其原籍省分總算還未亡掉。就使亡掉了省，國還不會亡——請你放心，誰都說中國決不會亡的——憑甚麼叫他們不要娛樂呢？

上海的戰事已經結束了，上海人是安全了。雖則上海人不在抗戰，而中國總算還在繼續抵抗，所以上海人娛樂並不覺得慚愧，不會貽笑外人。

有錢，便應當好好地歡樂過活，遊娛難道是壞事嗎？無數的戰士在浴血苦鬥，無數人在傷亡，無數的同胞在輾轉於溝壑，無數的同胞在凍餒——這些我都看不見，關我甚事？就是在上海，還有幾十萬的難民，重勞外國僑民組織的國際救濟會在救援賑恤——這我也看不見，幾十萬被難的同胞何有

於我哉！一切都爲霓虹燈的光彩遮沒了，爵士的音樂在響——於是，宴飲吧，跳舞吧，且盡情娛樂這年夜爲佳耳！

假如外地的朋友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熱鬧法，我可以告訴你，那是熱鬧極了。我現在住在一個跳舞場的近鄰，年夜的那一個整夜，來跳舞的人的自用汽車便排列滿了這一條路的兩旁，至少有二百架以上（當然不是來人都有自用汽車，還有許多是沒有的），而這不過祇是一個跳舞場而已，上海的跳舞場還有許許多多。

南車站被炸參觀記

佚名

中國紅十字會同市政府當局，爲了使各國駐滬記者明瞭中國兵士受傷及日軍前日無理性的轟炸南站及難民情形，特招待各國記者往中山醫院參觀，同時並往南站，瞻仰日軍飛機轟炸的「偉績」(?)

下午二時，紅十字會會長顏福慶先招待參觀中山醫院，那兒有百餘位負傷的戰士，他們很安詳的躺在牀上睡覺，看報，低聲唱歌。據顏報告：「上海紅會現有傷兵醫院十四所，可收容傷兵三千五百人。在紅會醫院服務的各醫師護士都是義務的，只有在野外工作的夫役每月支津貼廿元，本人月薪二千元，現全部移充醫院經費，紅會現有救護車卅輛，現在工作最大的困難是日本飛機對紅會車

輛的任意轟炸，有十三輛救護車已爲敵機炸毀，醫師炸死一人，護士傷三人。因此，救護工作只能在晚間去作。日人以爲我們以紅十字旗幟作其他運輸之用，這點可以說絕無其事。對日軍轟炸紅會人員的事，現已由王正廷報告萬國紅會了。」

全體外國記者廿餘人繼參觀前日被日機炸毀的南站。

走進車站看到的是血，是肉，是蒼蠅，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車站建築；聞到的是血腥氣味，是貨物的燃燒氣味。日機是前日下午一時飛來的，那時車站上正聚集了近千的難民，日機在該處一連投了四個炸彈，結果死了一百多人，傷了好幾百人，昨天在路軌上還留着不少剩下的斷腿，腳和骨頭，打死後的難民留下的後援會遺送組的標帶，遍地都是！難民無罪，爲什麼要受這種殘酷的待遇？

南站的棧房，天橋，辦公室，水塔，機房都全部炸毀，在倒塌下的機房下，還躺着一個壓死的工人，身上滿了蠅子。

南站前日殉職員工共有六人，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是一位叉道夫張金生，當飛機擲彈時，他正拿了紅綠旗站在叉道口執行職務，他眼望着好多人被炸傷和炸死了，可是還不躲避，他知道他責任的沉重，千餘人生命的安全都抓在他手裏，他要永遠忠於他的職務。結果是炸彈落在他身上，他躺下來了，血染了兩面紅綠旗，死了。昨天記者去參觀時，兩面旗子還丟在叉道上。

後又參觀設在維也納舞場的傷兵醫院，那兒正放着「丁香山」歌曲，舞場裏擺的盡是病牀，酒

吧間暫時作了醫藥間。許多自動來的護士正在忙着工作。其中有六個是舞女。

(立報)

北新涇被炸記

彭啓一

北新涇，敵人曾經數度地在這兒擲炸彈，轟炸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以前，這兒是一個平靜的小鎮市，人民以種菜爲業，在平時，似乎還是一個世外的樂園。

抗戰爆發後，他們這兒仍舊沒有受到經濟的影響，相反地，他們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由於大批地人民的收入減低，再加上日帝國主義封鎖我海岸，肉類無法入口，即便有錢購得起肉類的人，也不得不改買蔬菜做餐了。

幾度的轟炸後，鎮上的菜販，一個也沒有離開那兒，鎮上差不多被炸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菜地也多數的被燬去了，但是却沒有一個菜販離開那兒，而且，他們更加緊了他們的工作。

有許多菜販他們的屋子被炸倒了，父母兄弟或者妻子兒女都炸死了，只剩下光桿兒一個，於是，他們把他們的破屋子撐起來，獨自個兒地住在裏面，好像把一切的悲哀與憤怒都悶在心裏，終有一遭我們要把我們的痛苦加倍地償還給敵人。

敵機轟炸後，接着就來了大批的漢奸的乘火打劫，他們差不多連棵菜都是好的。當被轟炸的那一天，住民都離開了北新涇，第二天歸去後，屋子裏面都一空如洗，據說這一般打劫的，還碰着了更利

害的強盜，那便是當地的流氓，他們守住北新涇的幾條路，於是，一般乘火打劫的擄來的東西，全被他們用恐嚇的手段奪去了。

晚上，那兒却變成了頂安全的區域，不單敵機不會駕臨，就是小偷也絕跡了，甚致於打開門睡，也不會失劫，因為那兒四野都是警戒線，偷了東西的，休想走出北新涇。

經過了幾次的轟炸與搜劫後，鄉民都自動地組織起來了，要是鎮上一發現陌生人，在那兒久留，不等軍警來盤問你，鄉民就會走上來，問你一個清楚明白，然後再放你通行。孩子們看見了陌生人，會叫他們的爸爸。

最可喜的，是以前鄉民與鄉民們的仇恨現在都冰釋了，有的屋子被炸毀了，幾家人住在一起，而主人却笑顏滿面，絕不提到房租的事情。他們有一個共同親愛的人，那便是軍隊，見着他們來買小菜，廉價不去說他，甚至於將小菜送給他們，可是沒有一個軍隊，領受他們這樣的盛情，他們開口多少是，多少，決不還他們第二個價，這證明敵人的轟炸，不單沒有使我們「屈膝」，而且加強了我們抗敵的力量。

鎮上每個人家都挖有地洞，誰聽見敵機的聲音或者看見敵機來時，他們會輕悄悄地將這消息傳遍開去，立刻全鎮人躲入地洞。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怎樣避免炸彈的危險。苦難使他們進步了。

淒涼的閔行

莫思

給法租界守衛兵盤問了一下，車子從堆滿了鉛絲網和沙袋的小橋上擠過，便飛也似的在我們武裝保衛的領土上，像脫韁的馬向閔行直馳而去。

我們年青的士兵，精神飽滿地擎着槍，在沙袋旁踱來踱去，態度是那麼安逸的。也有跟老百姓們在一起談笑着，老百姓親熱地給他們倒茶呷。

壕溝有弧形的，鑰匙形的，掘得很深，又很整齊，它的地位全那麼衝要的。

過漕河涇，柏油路一變而為煤屑路，車子顛動得厲害，叫人心臟都將給搗亂。

遼遠的，廣闊的原野在眼前展開。田里全長得很豐滿，小孩兒站在那裏祇露出一個頭。可是那麼遼闊的田園，耕種的農夫稀少得看不見。偶然，有一二個農夫在稻桶上打着稻，也沒有像平常那樣起勁了。

曹行鎮附近，有幾座很漂亮的別墅，給敵人的炸彈毀了它塗脂抹粉的臉孔。

松江，幾次被敵機轟炸的松江，爲了時間的關係，輕輕地擦目而過了。

看見桅桿，又看見了滾着微微浪花的河流，車子到了那裏無能爲力的停了下來。

那兒便是閔行。

就在跳下汽車的江邊，兩邊的街房全像給火燒過似的；但是沒有火燒木頭，祇是穿了屋頂，穿了樓板，沒有門面，地板上全是碎瓦斷磚，看樣子像要壓到身上似的。

「上月二十，東洋飛機到這兒來丟炸彈，莫明其妙的祇炸了一些老百姓的房子。我們鎮上的人沒有被炸死，却死傷了十多個客地來這里候渡船的人。」

守軍回答我的問話時，老百姓們也都湊上來很高興的聽着，同時又很憤慨地訴說敵機的殘暴行爲。

閔行一共給炸了四次，一次就是閔行碼頭；一次碼頭左首，給炸了很大的一個地洞，一次給炸壞了一輛裝運豬糞的汽車，敵人高價的炸彈，換取了幾隻笨豬的生命；一次給炸了幾艘外國人的游船，外國人要日本賠償幾萬塊錢哩！

那裏也有漢奸在活動着，他們推說是避難人，到得晚上却給敵機放信號。曾經抓住了四個，三個已經槍決啦！

閔行的老百姓，有壯丁隊的組織，他們因爲全是本鎮人，碰到從外面來的人，就注意他的行動，這樣，至少可以使漢奸難以立足。而且，每晚，壯丁隊還幫助守軍担任防務。

跟老百姓們說到了莊稼，他們就繃了眉。他們說今年收成不好，再給日本飛機一炸，胆小的農夫都逃到別的地方去，該收的棉花却沒有人去收拾，一陣陣綿綿的秋雨，摧殘得半爛。每一畝祇能收一

包棉花，價鈔賤且不去說它，而且還沒有人來收買，這是夠他們焦急的。

他們希望快些把敵軍趕出去，好讓他們安心地過活。

離開了碼頭，到市鎮上去走了一趟。那是不很小的鎮，縱橫的街道都很長，從舖子的性質上看，這裏該是很熱鬧的。可是，現在店舖子十家倒有九家關門，街道行人寥寥，在沒精打彩地走着。要找一家飯舖子，到街角才找到。

據那家飯舖的堂官小伙計說，鎮上市面本來很好的，給日本飛機炸了幾次，有錢的人都落鄉避難，鎮上祇有一個早市，東西全不值錢，鷄子祇賣八百錢一斤。過了中午便紛紛關門哪。

（救亡日報）

浦東一瞥

佚名

在滬戰剛開始的幾天，據說上海浦東間來往的小渡船，每人的渡資每次要收到一元餘。記者久有意至浦東一帶去走走，可是爲了這一筆巨大的船資，終於未能成行，因爲記者究竟不是去逃難的。日昨，記者偶然地走到了外灘，在法大馬路口的碼頭上，一個卅餘歲的船家放着高嗓子嚷：「啊，要到浦東去？只收大洋一角！」

只收大洋一角，這數目比以前要便宜得多了，而且前兩天敵人的大炮與飛機在浦東一帶

加以轟炸過，轟炸後的浦東，究竟變成了一副怎樣的面目了，在這種情形下，記者毫不遲疑的踏上了一小渡船。

浦江口除了幾隻列強的軍艦外，映在眼前的便是幾隻來來往往的小渡船了，每隻船上都是裝滿了逃難的人。在浦東的江邊，難民坐成了一長列。向裏走，便是塘橋鎮，塘橋鎮的小街上，房屋多數被炸燬了，這裏正是前幾天敵艦的炮轟的目標所在，有幾間坍塌的屋子中，還有幾具死屍堆在那兒，上面蓋着破爛的蘆蓆。據街坊上的人說，這幾間屋子裏面的人都是全家被炸死了，等着他們住在上海的親戚來收屍。未炸燬的店家，都半啓着門，依舊在那兒做生意，街上的菜販很多，而且售價亦甚便宜，有許多上海的菜販，在那邊販小菜到上海來買，他們在鬧忙地爭着價錢。

向西走，便是老白渡鎮，房屋都整齊地立在那兒，雖則未受到炮火的影響，但是人民都離開那兒了，差不多都是十室九空。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彷彿身入荒野古剎中。

老白渡鎮的附近的賴義渡鎮，是平日最熱鬧的一個鎮市，這時街上也顯出了荒涼的景象，幾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就睡在人家的屋簷下，好像是等待着死神降臨似的，兩三個巡警把幾個比較年輕的難民，向着小巷中趕。據一個店裏的夥計告訴記者，在炮轟的那天晚上，有許多流氓在賴義渡的附近，大肆搜劫，難民的包裹全被他們搶去了，甚至連屋子中沉重的桌椅板凳都搬走。平日與這些傢伙稍結有仇恨的，全被他們殘殺了，這些傢伙怕熟識的人認清了他們的面目，多數面孔上都戴了鬼臉，

或塗上了顏料。

到了一個叫做三萬昌的地方的時候，便不能通過了，過去便是春江碼頭，但是走後街却依舊可以通行，然而春江碼頭被炮火毀後的殘跡，却無法入於眼底。

在後街逃難的人，扶老攜幼，挑着大大小小的担子，向着江邊走來，在路邊的荒野中，有許多壯丁，都在努力地挖着地穴，一個較年青的壯丁告訴記者：「敵人的飛機來時，我們叫全鎮的人都躲到這裏面去，讓敵人多費去幾顆炸彈！」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同胞，是比以前有組織得多了。

（救亡日報）

淪陷後的閩北

影 呆

堅守了兩個半月的閩北，爲了大場的失守，恐怕後路被敵軍切斷，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那天淪陷了。消息傳來，使人非常的沉痛；但仔細一想，長期抗戰的過程中，暫時的得失，與全盤戰事無關緊要，而我們所期望的最後勝利，祇要軍民一致奮鬥，終是會達到目的的。這是慣例，日本的軍隊每是進佔一處地方，總是要請幾個外報記者到戰地去參觀一下，作爲誇耀；因此，日軍於二十七日進佔閩北之後，二十八日便招待外報記者到閩北去參觀。現在筆者根據外報所載參觀經過，約略的譯在下面，以告本刊讀者。

昨天廿八日的早上，開北已是一所死城了，少數的新聞記者到北站去參觀，街頭里巷，到處充滿了戰跡，所有的房子，多半祇留下一副屋骨。一切的一切，都足證明這一個地段，遭受過一次空前的大戰。近北站的地方，租界上有一個英國兵坐在沙包上面，正在唱着好萊塢影片中新流行的曲子。踏上了北站管理處的新廈的最高一層樓，可以把全個租界來一個鳥瞰，但爲了在清早，天不十分光亮，所以不大清晰。中國的軍隊在鎗林彈雨之中，駐守在這大廈之中，有這樣的持久，使人非常的佩服。下面的一層，可以看到若干中國軍隊所留的防禦物。

走進了這所新廈，事實立刻可以告訴我們，中國軍隊的堅守是一件驚人的戰績。大廈的四周，牆壁上滿處是彈洞，一望而知已遭過不少次的空襲。水泥和大理石的表面，受了砲彈在牆外的轟擊，已大部被火炙得灰黃，而最高的一層，更被炸彈轟得滿處是碎片了。西北角橫着在燃燒中的整個的開北，這在近代的歷史之中，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火。這裏面有若干房屋，五年之前被砲火轟掉之後，到最近才造好，可是又遭了同樣的浩劫。有的地方，還留着許多屋骨，偶然更可聽到火燒堆裏牆壁在坍塌的巨響。向下一望，使人會想到幾十萬開北的居民，經此浩劫，還有勇氣回來再造新房子住嗎？當新聞記者離開北站的新廈之時，遇見一個日本軍官，他在很得意的攝火燒開北的影片，想是帶回去誇耀於國人的。

參觀團由北站經過滿處堆着瓦礫的里弄，直往虹口，日本的守兵時常關照他們當心張有鐵絲

網的地方，恐怕中國軍隊埋有地雷。有的地方，彈洞竟達五六尺深，所過的路上，到處踏着玻璃的碎片，發出屑煞的聲音。有的房屋，前面已完全坍了，可是有幾家灶間的裏面，灶頭上的灶君還是留着，好像一半微笑，一半蔑視，而眼對着這些廢墟看望。歸途碰到一個人，說起一件使人憐憫的故事。說是隔晚他對於閘北的火景，要看得清楚一些，所以走到某一頂蘇州河的橋上；結果看見一個中國警察，在橋的另一面，獨自對着火焰在發狂樣呼喊！

（辛報）

失去了太陽的上海

佚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是歐戰和平的紀念日，外國的紳商軍隊在外灘和平女神面前獻花。但是，但是，隔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機關槍大砲的聲音在沸，巨型轟炸機在頭上盤旋，大砲的彈丸在空中掠過。

「咻——咻！」

和平女神沉默着。

鐵絲網，疾馳着的救護車。

緊張的面孔，蹙着的眉頭，咬着的嘴唇……

難民，走倦了的脚步。

沒有風，上海——這國際都市的南，西，像山岳似地聳着奇偉的雲，不這裏燃燒彈的烟，五百磅炸彈，爆發出的火！

上海，被這黑煙遮蓋了，白雲在深邃處映出暗紅瑰麗？慘淡？

「我永也忘不了，這慘的紅色！」——人在嘆息。這是民族的怒火！仇的，恨的火！

下午，槍砲聲疏落了。人們聳着耳朵，靜聽着，這聲音轟毀了瑰麗的大上海，奪去了上海人臉上的歡笑，但是在今天，在今天，他們却對這聲音感到留戀了。

「啊，到明天，這聲音不再能聽見了！」聲音很低，很慘！

號外在叫，在跳躍，也像是在哭泣。

夜色漸漸地濃了，依舊是霓虹燈，依舊是歡迎着遊人的歡樂處，但是人們的脚却是那樣的忙迫——

難民，走倦了的脚步。

人品不俗的少婦，不相稱地蹲在屋簷下，偎在身邊的兩個孩子，失了神的那兩對眼睛！

救火車，救護車……的駭人的叫聲，疾馳着，像一陣不吉的風。

卡車，紅十字旗無力地斜插着，一車呻吟的人，尸體，露出在外面的，一只男人的腿，機關槍彈痕，像

縫紉機踏過的針孔！

血反抗的民族的血。

南京路！早沒有從前的熱鬧了，大家沉默着，熟人見了面也不招呼，他們的心，被鋸一般憂愁，海一般的仇恨壓碎了，——電車在開，汽車在流，走倦了的腳在走。

南方，西方，黑烟變紅了，紅的舌頭在天空中飛，機關槍在吼了，我們的勇士還在抵抗。

巡捕挨街地通知店鋪，大家臉上的肉都僵了，沒有表情，他們的手和他們的心失了連繫，「保衛大上海，」——「打倒賣國的×××，」斜貼在一切櫥窗牆壁上的標語被撕掉了，——剩下的，是猥褻藥的廣告！

天韻樓，散下了多數紅綠傳單，有人無意識地拾起來！

「中國民衆和平促進會」

人們眼裏發出憎恨的火，撕了，擲了，紅綠傳單在馬路上捲着，被人踐踏着！但是，他們的冒火的眼轉向了高樓。

「媽的，我們過去對這些狗太寬容了！」

夜色濃起來，黑了，路上的人疏落了，上海，活躍了三個月的都市，此刻表面上像一個瀕死的人，每分每秒鐘地在減少他的活氣，他的面目變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脈，……在跳躍，在衝悸。

巨人的臉失了表情，上海沉沒在黑色的夜陰裏面，上海人失去了歡笑，上海，這都市失去了太陽！

遙望大上海的廢墟

許久沒有到外灘去了，尤其是在敵軍從浦東登陸之後，老早就想到外灘去巡視一番。昨天，終於在秋雨連綿中，冒着雨向外灘走去！

在新關碼頭上——這時一隻德士古的小火輪從浦東駛過來，剛剛靠攏碼頭。船里盡裝着從浦東逃過來的難民，和許多担蔬菜的鄉下人。這時浦東同鄉會派了幾個職員拿着旗子在碼頭守候，等難民出碼頭的時候，就把他們裝到卡車上去，給他們分配到收容所去，或是分派他們去做工。但有許多難民不知其中情形，當時頗為慌張，不肯上車，恐怕把他們載到什麼地方去，這也難怪他們，他們好像驚弓之鳥，完全被駭慌了。但經過向他們說明之後，才蹣跚地登上車去。

在外灘的路上，與戰前差不多，各銀行公司里的洋行小職員們，仍照樣匆匆地來去，只有各馬路口還堆置着許多沙袋，各大廈屋頂上飄飛着各國鮮豔的旗幟。

在黃浦江里，從白渡橋以下停着七八艘敵艦，敵人的水上飛機在江上空盤旋馳飛着。我向白渡橋走去，在英國領事館門口遇到一羣從日本銀行里走出來的日本人，小鬍子，短腿桿子，滿臉橫肉，神氣活現在馬路上大搖大擺着。這是上海失守以後，我第一次看見日本人的驕矜氣度，而這些日本人，

正是所謂「帝國選民」的在鄉軍人，是瘋狂的侵略者的幫手；在他們的身上，混合着軍部法西斯和武士道浪人的氣質。但我相信在日本的貧苦大眾決不是這一模一樣的驕矜吧？也許他們正在皇軍侵略的光榮戰爭中失掉了丈夫或是兒子，他們正在封建地主的淫威下，在飢餓中飲泣吧？

白渡橋上是租界的巡捕在站崗，橋的北首，百老匯路口是敵軍的步哨，槍刺對準着走過去的人；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不許走過去，虹口在敵人的封鎖中荒寂冷落了。我佇立在橋上悵望着，橋的那邊有我小小的家，有我幾年來流浪的行李，和書籍，也許給敵人燒燬了？我並不可惜，毫無足惜。我只悵望着橋那邊死難的同胞，兄弟，姊妹，父母，在敵人的砲彈下槍刺下，在敵人的縱火中，他們犧牲了，慘死了。有的還在鐵牢里鬥爭着。我沿着蘇州河邊走着，這時看到在吳淞路口上空，飄起敵人宣傳用的金黃色汽球，有方桌般大小；在汽球的下面掛着一條寬闊拖長的布幅，上面用紅藍的顏色寫字，我祇模糊地看到「佔領崑山」的幾個字樣，其他的就看不清了。

渡過江西路自來水路橋，看到四川路郵局，工作人員仍在繼續地工作，昨天大美晚報上曾登載敵軍派隊到郵局去偵查，並傳聞敵軍將要實行檢查郵電，非法的干涉郵權，到昨天為止還未見實行，但這件事，我想侵略者的毒手遲早總是要伸過來的吧？沿着江西路，文監師路海寧路望過去，昔日神祕繁榮的北四川路，現在已變成死寂的街市了。

我走到河南路口，從鐵柵門望出去，看見幾個敵軍在鐵柵門外，在陰雨中，像魔影一樣在廢墟中

活動。我想看一看北站的情形，但被英兵阻止，不能走到鐵柵門去看個究竟，於是我只好繞回愛而近路，走過北山西路去，走到界路口的時候，前面沙袋堆得很高，把前面的視野都遮住了。這時幸好，北站大旅舍的後門下敞開着，尚有人居住在裏面，我走進去，看到旅舍里的門窗都震碎了，當中隔開每個房間的夾牆，也被震倒了。整個旅舍裏面，都坍塌得一塌糊塗。幸好屋基堅固，不然也被震倒了。我爬上二層樓上去，憑窗望下去，窗下就是界路。在界路的兩旁的房屋都被震倒了，弄得稀爛，顯着一片破瓦頹垣的慘象。在界路上曾被擊中無數五百公斤的炸彈，把馬路都炸燬了，成一個個巨大的坑洞。這些坑洞比大世界門前的還要巨大，現在都被破瓦頹垣掩塞着。至於鐵路管理局大樓，那屋壳仍巍然的峙立着，在牠的牆上，中了無數的炸彈和砲彈，到處顯着壘壘的戰痕。在屋子裏面是被火焚燒着，煙火從每個窗洞里噴出，現在只剩下燒焦的灰燼和殘痕。在七層樓屋頂，豎着一面敵人的海軍旗，在秋雨中垂下的了。火車站和月台已經被炸成一堆殘缺的磚土，像一個破燬了的大墳墓。在整個鬧北一片土地上，就沒有看見一尺完整的地方。

在寶山路口，只有幾個敵軍往來，他們吃的水，都是從虹口轉接過來的，水管躺在頹垣里像死蛇一樣。在一些頹垣上，敵軍在上面豎着一塊白木牌，上面寫着「戰跡保存」，下面的小字就看不清楚了。

據那位旅舍執事告訴我，他從「八一三」開戰到現在，他始終沒有離開過這火線上。當敵人來

擲炸彈的時候，英兵就叫他們躲到沙堆里去。據他大約的統計，敵在北站附近曾擲下三四千個炸彈和砲彈。炸彈總是五百磅重以上，據說有一次敵機擲下硫磺彈，沒有炸中房子，落在馬路上，炸開來，硫磺飛滿各馬路上，地上，屋子裏，平均積量約有一寸多厚，由此可見敵人當時轟炸的猛烈了。他說：「住在北站的敵兵，多是滿洲人，常常聽到他們說北方話。但是他們現在都裝出東洋人的面孔，說東洋話，來欺負我們同胞了。」我聽了他的話，我望着在頹垣瓦礫裏的敵軍，我想，也許在這些敵軍的中間，就有我們的東北同胞吧？我想放大喉嚨高叫起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救亡日報）

十一日南市所見

王水

我浦東之駐軍既撤，南市益爲岌岌，然孤軍困守，戰鬥猶酣，十一日之形勢，最爲緊張。敵人以不獲乘機制勝，心粗氣暴，輒在南市上空，以飛機轟炸，揣其目的，不在威迫孤軍，而欲取快一時，故任意摧殘，於是平民之慘劫至矣。南市難民以敵機之來，羣驚避，時華租界交界處之鐵門，已嚴扃，難民自晨至暮，蟻集於鐵門前，欲內竄不得，於是哀號長跼，對門內之巡守者，央求曰：「速開爾戶，使十數萬生靈，勿致盡罹於難！」巡守者以格於禁令，置若罔聞，而門內之觀者，亦環立如堵，第見門外萬頭攢動，而身後機關槍聲不絕，若此聲而近，行見彼萬頭攢動者，將一一仆於地，而成僵倒之屍，於是觀者皆酸鼻。日暮，門外難民，嘶聲漸弱，第指腹中，告門外人曰：「苟吾腹而更不得食，則不死於難，亦斃於饑。」門內於是各

市饅首紛紛遙射於門外，一人既動，萬衆響應，一時買饅首千萬枚，皆自鐵門拋引而過，難民咸爭攫，一如羣魚競餌。然至天黑，彼難民猶伏居於鐵門外，不得歸宿焉。

是日，有敵兵迫吾軍急，吾軍三四人，避其鋒，至鐵門處，租界捕房人員納之入，惟解除戎裝，見其着肉所御之汗衫，垢痕厚積，問之，則三月未易矣，腰間一紙裹，以爲內藏者必錢鈔，解而視之，則裹紙凡六七張，而藏一藥水棉花之防毒口罩，此外別無長物，困至銅元一枚，亦無所蓄，吾將士之貧乏如此，爲之隕涕！

（社會日報）

悽愴的南市

徐 遲

整整三個多月的戰爭中，悲壯的事有之，光榮的事有之，洩氣的事有之。而悽愴的事，以大上海淪陷前夜的南市情況爲尤。

事實上悽愴的事，現在不止南市一處。戰區在最近一句中突然擴大，上海，蘇州，嘉興的三角形的鐵路線上，處處都是悽愴的畫面。又豈止這樣小的一個面積呢！在華北的東西戰場上，悲愴的畫面所佔的面積更廣大。一切和平的村子全都破壞了。而我們能相信的，乃是這一切悽愴，還只是一個開始，牠將日益增強加重，直至我們得到光榮的戰利的一天，那時方是我們拭去悽愴的淚，代以權顏的時候。

注意，我們民衆在大時代的暴風雨中所忍受的苦痛，是不久將來的勝利的因子。注意，到勝利去的路上，必然要經過的是個個焦土的村鎮城市。

較南市的孤軍前一些時候，有震驚世界的閩北孤軍。世人專注意了閩北孤軍，因此那時從戰區逃入周家橋的難民，沒有人留意到。相反的，當南市孤軍英勇誓死時，人們的注意却集中在二十萬進退不能的難民了。

大場突破是二十六日，在二十七日傍晚，近五萬難民匯聚在通到周家橋去的路上。在哭聲，砲火聲中，國際救濟會有六七輛汽車，出入這一帶，救濟難民。

美國藝術家約翰·格洛夫茨（John Groth）曾觀察了中日戰爭而素描了若干幅畫。在這個藝術家的眼中，他所見於這次戰爭的，只是日本的兵，中國的難民。他素描了踞伏火線上的日本兵，正作勢要擲出手榴彈的日本兵，和用刺刀殺死了一個中國難民的日本兵。另外一張素描，他畫了兩個逃難的中國婦女一個手裏抱了她的孩子，一個手裏挾了她剩下來的唯一的財產，一個被包。還有一張素描裏，是震亂的線條，從那些張惶的逃亡的中國難民的臉上，看得見正在追索他們的日本兵大約已很近了他們了。是的，在中國，只有兩幅畫是明顯刺眼的，日本兵的畫和中國難民的畫。

二十七日晚上，那些逃入周家橋的難民，有近五萬數目。國際救濟會的幹事和工人已不夠用了。這時，悽愴的景象激起了國際同情心，在梵王渡駐防的英美兵佐全數把槍械拋在地上，奔入難民的

洪流中，救援難民。他們一手抱起孩子，一手替難民提拿衣箱。他們拍拍孩子，做作姿態安慰他們，又輕手輕腳的扶住了老人，把自己當做老人的堅直的手杖。

一輛國際救濟會的汽車滿載了難民馳入梵王渡。中途他們給一個西洋紳士攔住。他眼眶裏流着淚。

他說：「你們把難民卸了以後，無論如何要把汽車開回來的，沒有救出的難民還是太多了呢。」國際救濟會的汽車開到周家橋梵王渡一帶時，立刻有臨時的難民收容所打開了大門。那大多是西洋人的郊外住宅。他們把客廳讓出，於是在厚厚的，軟軟的貴重的地毯上，坐滿着難民。

這不調和的印像是令人辛酸的。西洋主人還趕緊的把水和食物供給這些苦痛的受難者。那時閘北四行倉庫裏的八百壯士正昇起了青天白日旗，全世界的聽視也全轉向了他們。但在日軍渡蘇州河，大上海的淪陷的前夜呢？

南市孤軍正在激戰，而大火的核心裏，却有二十萬難民，匯聚在難民區裏，窒塞在南陽橋，老北門的緊閉的鐵門上。這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人類的同情心全部集中在二十萬這驚人數目的難民之上了。

國際救濟會這時有兩種工作要做：一，是設法把難民移入租界；二，是趕緊把水和食糧送進難民區去。因為剛成立不滿二十四小時的南市難民區，既容不下這二十萬人，且四十八小時來，南市的自

來水管已斷絕了，食糧也早已告罄了。

我們必須先認識一個偉大的人格。

饒神父 (Pere Jacoginot) 一個身子修長，白色長髯飄盪的法國神父。他的一條右臂在前次歐戰中失去了。他站在人叢中，高高的出現。在一個日本人的面前，饒神父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在一個中國人的面前，他說得好國語和上海白。他對英國人說英文，對法國人說本國話。便是他，果敢的挑起了二十萬難民的安全的重担子。

國際救濟會有十幾輛卡車，載了麵包和燒餅，駛到南陽橋鐵門口。租界上捐集食糧是很容易的。可是這是何等神奇的事，一道鐵門，兩個極端不同的世界。在南市，生命一文錢也不值了；在租界裏，酒店，戲院，和舞場却依然熱鬧。不必說這醜惡的矛盾吧。十一日那天，南陽橋鐵門只開放了一次，立刻大批難民擁進了租界。但不到五分鐘，鐵門依然閉上。那些沒有逃到租界上的難民呢？不必說除去飢餓和口渴之外，還有生命的危險，因為南市孤軍奉命抵抗，蓬萊路一帶的槍林彈雨，和砲聲，不停的傳過來。而難民區的四面，大火在燃燒。

食物和水都設法從鐵門，鐵絲網上傳過去。有時則利用拋擲，把包子，饅頭隔鐵門拋過去。可憐的是我們的沒有訓練的民衆，在這種情勢下，他們還不肯守秩序，一個饅頭飛過去，便引起了大波瀾，引起了搶奪的把戲，正像一塊石頭投入靜水一樣。

(宇宙風)

南市大火三週記

佚名

南市不斷發生大火，迄至昨日，已完全熄滅，死灰不致復燃，雖城內石皮弄及翁家弄有小股黃烟冒出，但至午後已自行全熄。按南市起火以來，迄今已達二十二天，到處均成瓦礫灰場，殘簷斷壁，一片焦土，荒涼滿目。所有工廠學校，公共機關等，燒燬殆盡，損失浩大，不勝計數，向以市面繁盛稱之南市，今已變成淒涼場所，僅難民區四週與斜橋肇周路至南陽橋和平路止一帶房屋，尚屬完好。損失情形，現經查明者，由斜徐路一直至日暉港老營盤等處，已無一間完整房屋。麗園路方面，梨園坊沿街房屋，斜橋民立里房屋五十餘間，僅餘十餘間，麗園路來安坊亦全燬，利涉西坊，南角嘴同發米店一帶，及仁壽里，徽寧路懷仁里等處，計燬房屋四十餘間。地方法院西首廳西路一帶房屋全燬，家庭工業社被炸燬。滬閔路（卽西煤屑路）靠北一帶房屋，由剪刀橋延燒至車站路，殘疾院亦燬去，並延燒至地方法院門口角嘴上，集賢茶館亦被燒去。地方法院大門西面房屋略有損失，地方廳路兩邊房屋全燬，院後普益里後埭有十餘間房屋被燬。滬閔長途汽車站東國貨路起至南得勝里止，街面房子及鴻福里住房均燬。（此係被炸者，馬路上尚有一巨彈穴。）大興街利涉菜場被燬，利涉東坊房屋，燒至大順新南貨店，斜對面陸家浜路轉角新興池浴堂及錫昌里房屋亦焚去，並一直向北延燒至江陰街，黃家關路，安瀾路寧康里一帶房屋，如務本女學，平安邨，恕再里等處，均被焚，惟未全燬。大吉路與林蔭路另有民房

數十間被燬。陸家浜，迎勳路，中華職業學校及中華鐵工廠全部被燬。迎勳路至中華路房屋燒去數十間。民立中學校舍有一半被焚，小西門內尙文路由派出所起焚至前縣教育局弄爲止。應公祠路東邊房屋，除龍門郵倖存外，餘均燒燬。何家弄，薛家橋，凝河路一帶房屋，及也是園均成焦土，蓬萊市場亦被焚去，市警察局之蓬萊路房屋燒去尙少，而西倉路信誠里房屋沿馬路者，有多間被焚。（立報）

劇變後的蘇州河

佚名

經過劇烈爆炸，與劇烈震動的蘇州河，恐怖的景象，現在慢慢地消散了。

前一時，河面上看不見一隻船，而現在，西邊由新垃圾橋起，東邊到四川路橋，靠着蘇州河的兩岸，大大小小已停滿了各種各式的運貨船，無錫快，小舢板，以及裝有引擎的小汽艇。

這些船，由新垃圾橋起到老拉坡橋，這一段，大概都是普通小船。牠們都靜靜地停在河面上，沒有生意，也不能移動。

老垃圾橋到天后宮橋，這一段，一向是內河輪的碼頭，平常是蘇州河上的熱鬧地段，那裏有好幾家內河輪船局，各招商，通源，環江……等，它們早先總有幾十隻小火輪，幾十隻拖船，駛行杭州，平湖，湖州和其他小碼頭。但現在招商，通源的小火輪，大部早已離開上海。過源輪船局少數留在蘇州河上的船隻，已改懸了葡萄牙的旗子，環江的，已改懸了意大利旗子。其餘雖有許多無錫快和許多石子船，但

牠們都沒有改掛別國國旗。

據一個船家對記者說：前一時日本軍隊曾經在蘇州河上拉過船隻，但自從火車通了以後，有許多被拉去船，也都放回來了。所以，現在停在這裏，到又不必担心了。

由天后宮橋，自來水橋，直到四川路橋，這一段，停滿了掛着各國旗徽的小遊艇。

據一個掛美國旗的船上人對記者說：這一類汽艇，都是外國人私人購備的，也有公司所有的，以前他們都停在閔行，高橋，楊樹浦，這些船，各國籍都有，英、美、德、法、葡萄牙……。

平常這些小遊艇，常常停泊在比較冷落的河港上，以便這些主人們，坐在甲板上開到郊外去透透新鮮空氣。

但自從戰事爆發以後，以前那些地方，都陷入戰區了，於是這批掛着各國國旗五色繽紛的「白相船」，現在也只能停泊到蘇州河上來了。

（大美晚報）

開放後的外白渡橋

康君

我們上海人有句俗話：「金窩銀窩，不及家裏的草窩。」草窩雖然不及金窩銀窩，然而總是自家的呵！

自八一三戰爭爆發後，許許多多的人被迫逃出「草窩」，住着的雖不是什麼金窩或是銀窩，甚

至比草窩還不如，然而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總是想到他們自己的草窩。

中國軍隊退出閘北南市後，全上海被迫逃出「草窩」的同胞們，立刻在腦際浮上一個想頭：「怕總要開放了吧！」是的，「一二八」開放時的情景，又悽然呈現到難民們的眼前了。

於是謠傳南市、閘北、虹口開放的消息也起來了，報紙上一發現有哪裏將開放的消息，正像「如獲珍寶」一般，爭相傳閱，然而，暗影罩上心頭，人們悲哀了！

家呵！自己的草窩！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除虹口楊樹浦等軍事區域外，蘇州河北岸一帶都開放了。這消息夠使難民們興奮呵！然而仔細把這消息看一下，「唯華人除外僑之傭僕，帶有日領館所發之通行證者外，則均不許入內。」人們太苦戀着他們的「家」了，人們又都搖頭太息起來；當然，也有由於失望轉趨憤怒的。

記者昨日閒來無事，就由愛多亞路向東穿出了外灘。外灘的情形還是那麼熙熙攘攘的人羣，小販在人羣中做買賣，什麼都沒有變動，不過碼頭上比平時多了幾名中西巡捕，黃浦江中停泊着各國的兵艦，樣樣式式的旗幟，飄揚在浦江上的寒風中，我不敢向浦東望去……

沿着浦江向北走去，不一會，走到了外白渡橋。橋畔站着許許多多的同胞們，他們的眼光都瞧向橋北，伸長着頸頸，好像這樣可以多看到一些什麼的。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高興而又是絕望的。

光彩來。

外國人的汽車，在外白渡橋上毫無阻礙地來往着，我們的同胞們，望着那些汽車發出羨慕的眼光。這時正是近五點鐘的時候，公共租界上的公共汽車從橋北爬過來了，爬過來了啊，記者仔細向車中望去，真使記者吃驚不少，爲什麼坐在裏面的搭客都是中國人呢？難道中國人也可以進去麼？後來打聽一下，才知道車廂的搭客們，都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們，她們每天由公共汽車送出送進的。

站在橋畔的難民們互相訊問起來了：「你住在那裏呀？」回答的是悽然的一聲，於是反問過去：「你呢？」大家又望向橋北。人們是太想念到自己的「家」了。

記者站了一會兒，才最後向外白渡橋瞥了一眼，沿着蘇州河向西走去。路上除了幾個外國人外，就是記者一個人了，走過北四川路橋，雖然也開放了，然而鐵絲網還沒有完全撤去。想起過去每天必得走過這橋四五次之多的時候，不覺黯然。在寒風中，回過頭去再想望一望外白渡橋，然而，我迅速地轉四川路向南京路走去了！

這就是開放後的外白渡橋麼？還是讓外白渡橋只在我的記憶中罷！

（上海人報）

到虹口去

佛納

虹口不是天堂。在這個許多外國人都急想回去的地帶走了一轉，就使得作者迷惑起來，他還不

能明白爲什麼在目前這情形下，難道有人還願意住在這「小東京」？因爲如果「上海不是天堂」，那麼虹口對於平常愛好娛樂的上海人，自是絕對不適用於居住的了。

首先，下午六點，熄燈鐘就響了。人們要伴同太陽一齊上床。婦人們有着任性的丈夫的，自然對這得到許多好處，也許這可能成爲鼓勵從前虹口居民回到這裏來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這樣，如果後覺得蘇州河以南十一點半戒嚴的事情是討厭的，那麼在虹口更得不到舒服的機會，何況公共租界的「派司」在蘇州河以北是不通用的。

如果你在傍晚到外邊吃飯，辦公得晚一點或是參加什麼會，那就很難有機會在你虹口自己的床上過夜，這自然使丈夫們對妻子有答辯的藉口，說是給宴會耽擱了，當夜不能回來，所有這些，自然都是靠目下這戒嚴令的。

虹口另一件特出的事情，就是晚上十點，警察署就關門，往後就不辦公。那時候，警察一定不在街上站崗。如遇急事，他們會來訪問你，但對心情激亂的女主人可不會有什麼慰安，因爲他們是在所里瞌睡或打撲克。一直到現在，虹口的警察還未捉過一個人，以致牢門的鐵鎖已塗上灰塵。

印度巡捕指揮着虹口的交通，但並未發生阻礙交通的事情，至少並沒有人被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訴過，因爲駕駛者實際上都是日本人。汽車停在救火唧筒的前面，或者停在錯誤的方向，但因虹口交通並不繁雜，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危險。

對於回到虹口去的外國人，購物可不成問題。在虹口的市坊里可以買到各種食物，此外別的東西在吳淞路、蓬路、乍浦路一帶的日本店子里，都可以買到。從前是中國人所有的某些店鋪，現在都已開張，只是櫃台上坐着日本人，我們說不出究竟從前的業主曉不曉得這回事，或是究竟他們是否徵收租金。

虹口的烈酒在上海曾經是聞名的，但現在已代以「真正的」蘇格蘭威士忌、白蘭地和波特酒，店里市坊里都有出賣，價錢非常便宜。在虹口，如果叫娘姨或僕人到外面買東西，時常帶回來一些陌生的錢幣。店里接受中國錢，但大多找還日圓，或是日本錢幣。交換的比率大概是一百中國錢幣可換日金一百零三圓。

到虹口去的人，走過靠近蘇州河那些荒涼無人居住的馬路之後，便到了虹口生活的中心的路和吳淞路。在這裡，他得到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市民們都很繁忙，士兵們則很閒散。只有幾個士兵或水兵背着來福槍，其餘的不是購物，便是在街上閒蕩。

市民們雖然在操作，但為數並不多。虹口仍是一個龐大的，便利過往陸海軍人的軍用酒肆。雖有許多勤勞男女，在店里忙着作買賣，和幾個穿着花衣服的遊樂的外國女人，在街上踽踽獨行，總不能改變這印象。

虹口的夜生活現在改在白天，但這不是你我過的。走過酒館和茶館的門口，你就可以聽到喧笑

聲和碰杯聲，許多從前線回來的日本兵，正在拋却憂慮與煩惱。誰也沒有權禁止你走進那些館子里，但一進去，他們就要你向天皇乾盃。那娛樂時常是很粗魯的，士兵們不經意地把弄着他們的刺刀，用它剔牙，用它敲碎玻璃的頸子，用它切東西。如果你是神經過敏的，這景象準叫你惱亂，至於太太們，這總不是件悅意的事情。

熄燈時間雖是晚上六點，我們可曉得燈一直可亮到十點鐘，要是你的窗帷很厚，足以擋住燈光，你就可以開下去，聽聽無線電的播音，或和同居的人玩玩撲克。不過，假如你是一個獨身漢，而且生活很拘謹，那麼日子是頗為寂寞的。

我們要勸告那些不能和大日本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們，他們寧可住在蘇州河以南。日本人單要外國人敬重穿制服的人。當一個日本僑民走到外白渡橋的北首，他總是脫下帽子，向那邊的士兵鞠躬致敬。也沒有一個日本人過橋時手上拈着香烟。不管這敬禮是不是真心的，他們只注意形式。

虹口住民爲着要和氣地和他的鄰人們住在一起，他就不願在步道上和日本人互相推擠，遇着醉酒的軍人可要遠遠避開，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曾經和日本水兵和士兵惹過麻煩。最好心里記住，不管那一國的兵士，只要吃了酒，他總是大搖大擺的。

每天清早，飛機便在空中兜圈子，同時小坦克車，也在街上轟轟地開行。但整個「小東京」

却是靜穆的。沒有報販沿街高聲呼喊，沒有洋車夫在街上爭吵。實際上沒有人力車倒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隨着外僑的返回虹口，汽車是應該開行的。

我們對於要返回虹口的人這樣說：準備在新環境下過個簡單的生活吧。清早，你不會給汽車的喇叭聲驚醒。吃過早餐，你到白渡橋去走一躺，看看街上的兵士們和日本僑民們，沒有拉車的車夫，商店的學徒，乞丐，和街上的小販。

走過白渡橋時，要在哨兵上面走過，不要打從後邊，這是禁忌。要是換衣服，可要當心把『派司』妥藏在當天穿着的衣服里，這樣，在你工作完畢後回家時就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虹口開放的地方還是有限制的。「小東京」並不像它慣有那樣的乾淨。大部份的商店因為生意繁忙，以至沒工夫從事裝飾，或是清理散落在步道上的紙盒子。清道夫雖從事清掃三區域的街道，但總是趕不過來。

入晚，你就穿上睡衣，準備看看新聞和書籍，因為你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事實上，除非最近幾天環境將有急速的改變（十二月十五日這區域要開放），不然，你就得回到一個十足舊式的家庭，你在那里打發夜晚的辰光，家庭已不是一個供你駐足，用以改換準備外出的衣裳的地方，不然，你將沒有地方可以過夜。（譯自英文大美晚報）

（譯報）

淞滬戰區巡禮

E P

小東京沿途所見

蘇州河以北爲日本人開放之次日，卽有西報人員前往閘北江灣市中心區楊樹浦虹口等處查勘情形。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不宣而戰之炸彈炮火之災，到處見之。寶山路商務印書館一帶，頗受日本海陸軍飛機大炮之轟炸。該處沿寶山路之大小房屋，盡化灰塵，然中國軍隊所築防守工程，由八十八師把守者，受轟之烈，不如外間擬想之甚，而日本海軍陸戰隊未能迫中國軍隊在此退出，亦由此可知。外報查看人員是日過白渡橋後，由蓬路而入所謂「小東京」。沿途似經清除，無復浦東閘北發炮轟擊之迹。蓬路與吳淞路間，有日本平民海陸兵卒及少數中國人在彼，各有所事。該處店舖亦在營業，似有恢復舊狀之象。

閘北的頭道防線

過乍浦路靶子路北四川路越淞滬鐵路，則入閘北。此處情形仍與一二八以後無異，沿寶山路可見中國軍隊之第一道防線。經該路而與商務印書館之圖書館工廠連絡。入寶通路，經由寶山路，在中國防禦工程之前，見一坦克車之伏匿坑，四面遍布中國鉛字。該項工程，雖經重大炮彈炸彈在四旁轟炸，仍若未動。商務印書館工廠在寶山路一面者，爲日軍炮彈炸彈轟炸甚烈，其西北角頂面以至第

一層皆是瓦礫，鋼條水泥尙懸而未墮。低層當日軍陣線之一面有窗處，皆其沙袋堆成之炮位。圖書館受炮火最烈，有二處因擊中炮位而下陷。該館自一二八之後，並未重建。自寶山路以至恆豐路，每隔十尺十五尺皆有中國軍隊之防禦工程，其後面雖受炮彈炸彈之災，此項工程，竟無甚損壞。其前面在寶山路之東，有小防禦工程數處，直至淞滬鐵路爲止。有一處尙有一所謂碉堡者，四面雖被轟炸，仍立而不壞。該處一帶房屋，幾無一不爲炮彈炸彈所擊，否則卽遭火焚。

八字橋與跑馬場

北火車站一帶，有日軍在彼間裝運物料，從屋內搬出，不知前往何處。郵袋堆積如山。過此出中興路過麥根路鐵路棧房，一片皆是焦土，殆卽十月廿七中國軍隊退出後大火所致。自開北西區乘汽車由瓦礫堆中入至交通路，見一火車從蘇州方面開入上海，共有機頭一個，車身三個，車上皆日本兵，亦有在路旁巡守者。開北所見惟巡守之日本水兵，見人經過，索觀派司，禮貌無闕。自中山路而東，沿途村莊房屋，雖不全毀，與八月底所見大爲不同。出中山路至劉殷路，經過八字橋，此處戰事頗烈，房屋毀壞，不可辨別。最著者爲開北水電廠第一分廠，爲炸彈所中。江灣跑馬場，爲中國軍隊防守最力之處，亦大受炮彈炸彈之厄。看台上之時鐘爲炮彈擊去。江灣鎮上情形與一二八以後相似，車站一帶之淞滬鐵路割斷數處，日軍爲之修理，不久可用於軍事，當可無疑。

吳淞鎮完全毀滅

過翔殷路，向市中心區。上海牛乳棚之穹門尚存，後面房屋全毀。沿途橋樑，經中國軍隊炸毀，日軍今以木橋代之。繞出市中心區，過翔殷路，有中國農家在彼間工作，日軍從守望台中遙望，若監視然。該處殆有收留難民之處。每數分鐘，路上有軍用各種汽車往來疾馳。又有一處裝一大探險燈，當是夜間照窺飛機暗襲所用。軍工路上之水電廠，東北兩處受有炮彈，西面窗戶盡毀，竹棚則未毀。蘊藻浜有日軍運輸艦停泊於碼頭一帶，日人且在該處造木頭棧房，運貨汽車往來甚忙。鐵路工廠內有一機關車緩緩開動，時發嘯聲。淞滬路上有裝甲車三輛，鐵路上及平地上皆可行用，且遮掩其形，使人不辨。蘊藻浜上之橋樑毀去後，日軍造新橋二座，運輸貨物，一東一西。火車開至蘊藻浜車站爲止，浜中一無船隻，橋頭均有日軍看守。吳淞村鎮，完全毀滅，足見轟炸之烈。瓦礫中隱隱可見炮位，餘燄尚未息滅。市政府渡輪房屋完全不見，但存木樁而已。沿浜大街，難民工人甚多，臂上戴有日形符記，日軍與工人尚在該處清除。鎮外黃浦中之舢舨，皆樹日旗。防疫醫院爲日本海軍炮擊數次，西面全毀，該處今爲日兵居住，及儲物料。防疫處相近之燈塔，亦受一彈，不能再用。炮台旅館雖曾受彈被損甚重，今爲日軍修理後，駐兵在內。海軍學校亦曾大遭炮火，其對面有一小店，今有一日本兵在內出售食物。吳淞炮台中尚遺有一二八戰事所毀之大炮，四面爲沙袋所成之防禦工程，爲中國軍隊放機關鎗所用。沿江自吳淞鎮以至炮台，防禦工程，歷歷不斷。

日兵練習放機槍

自砲台返至吳淞，見日兵在蘊藻浜練習施放機關鎗，以浦中所繫一小舟爲標的。由市中心而東，見日本女學生看護婦等，在彼察視市中心之戰痕。自黃興路返華德路，所見中國軍隊所遺防禦工程甚多，每處坟坵無不作防禦之用，日軍向江灣市中心進攻不易之故，由此可見。沿華德路一帶，中國工人爲日軍監視掃除路上垃圾。房屋被火毀，牆上惟見彈孔，磚牆多爲兩軍藏匿發鎗之所。沿百老匯路而還白渡橋時，見外人入楊樹浦者攜小包裹，返往租界，亦有俄國人工掃店除家門前之道路。

（上海人週報）

閘北在燃燒

佚名

羅馬燒過……

莫斯科也燒過……

上海的週圍進行着戰爭，我們——上海人——是知道的。

但是七十六天來對於戰爭的習慣追迫我們的領受！

我們雖然知道，是我們並不認識！

我們把戰爭看做一個什麼在生活中已經是習慣了的一瞬，我們好似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和它妥協。

但是這昨天的一天，這一夜，這剛剛過去的一夜，——戰爭表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它挾着威脅的濃煙，赤紅的映霞昇起在空間——它染紅了我們住屋的空間，它流出的血反照在戒嚴以後空曠了的上海的街上。

戰爭。

大火。

狂暴的火。

從大砲，從步槍裏開出的射擊，並不是徒然的——也是——「火。」

這是可怕的，惡毒的元素，它把地面上所有和平地建造出來的，在上面居住的，爲生存而與自然進行鬥爭的一切都掃蕩了。

昨天戰爭和火拋擲了新的難民到上海街上，帶着他們的孩子在筐裏，帶着他們的可憐的家財在肩上，洋車上，他們畏懼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流盼着這和平市街的寧靜，這和平，因爲他們好久沒有見到這和平了……

他們，蜷曲在蘆扉蓬裏，估計這文明世界的整個力量，它整個人類的意義。他們認識，什麼叫做戰爭，更充分認識文化城市對於他們的關心是怎樣。

同時在他們的心裏用着很大的力量開始審判戰爭——那半夜火着的可怕的閃亮的火星……

因爲這火會吞噬人手所造的一切。它吞噬住宅，商品，工廠，他吞噬那和平的房子，人們曾在那裏居住勞動，快樂哭泣，愛戀，生養和死亡過的地方……

這火把人們從充裕拋進赤貧，從安樂挪在街上；他在灼熱的烟霧裏把死亡不分皂白的送給大家。

飢餓之骨瘦的手是可怕的。

但是扼縊喉嚨的戰爭之灼熱的爪子更加可怕……

昨天公共租界的所有的街道上，都站着中國人羣，眼望着這種嚇人的迴旋着烟的天際！

他們連話都不說……

他們只是望着……

他們想着什麼——沉默，恐怖，憤激？

無疑的，是在想着如何結束這戰爭的恐怖？

怎樣從這恐怖裏解救出來？

有些人以爲從這個觀看中生出恐懼，這恐懼逼他屈膝，倒下。

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俄羅斯人已經曉得火的觀法。

人類的歷史知道兩個大火。

——羅馬的大火。

——莫斯科的大火。

從羅馬的大火生產出嚴正的基督教。

從莫斯科的大火中勝利的產出民族的人民的俄羅斯。這人民的俄羅斯從嚇得軟攤下去的貴族手中奪下槍來，沒有槍時，也隨便拿了斧子去遊擊戰爭……

我們想像得出這莫斯科的大火，在離京城的十二俄里之外，還看得見，那氾濫在黑夜裏的藍色的雪地上的火……

那時它產生了怎樣的火的感覺啊！

這蔓延到三公里多的闡北的大火會產生什麼呢？

現代空軍技術在廣大的中國的全部平原上所拋下的無數的大火會產生什麼呢？

當然，要證明是很困難的……

但是，這個奇觀的火不會無代價地消失的。

因為無論什麼不會毫無痕跡的在自然間，在世界上消逝過去的。

它讓這些人羣取什麼決定，這些望着從他們養身之巢裏射出來的紅光的人們受的什麼教訓？

這早已說過了。

播種的清風收割大暴風。（俄諺，意即：山雨欲來風滿樓）

（譯自上海俄文日報）

從浦東歸來

喬鳳祥

睽違了兩月餘的故鄉，終於在本月十六日的那天，又冒了一次艱苦的行程，重臨故土；可是滿目瘡痍，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晨曦湧上了大地，漸漸由黑暗轉到光明，候立在黃浦江邊的數百渡客，在江海關的標準大白鳴鐘，發出了七句鐘的警告下，馬勒公司的渡船便漸漸地離開了海關碼頭，轉向目的地——高橋——駛去。

濃霧迷住了我們的前進，在楊樹浦江面，渡船終於無法開行，拋錨了一小時，纔從強烈的陽光中，僥倖把濃霧驅逐盡了，船得前行，及至到達目的地，已是鐘鳴十下了。

高橋碼頭已失了所在。馬勒公司的渡輪，不得不在高橋浦中停住，數十艘民船，便蜂擁而來，把全船的渡客，載至岸上，每位須索渡資大洋一角，馬勒公司的輪資，是每人五角，加上一角錢渡江，共須化去大洋六角，才得到達浦東。

高橋在八一三滬戰開始以後，也變成必爭之地，居民十室九空，商店也大都閉門；可是自從浦東

開放以來，高橋首先通航，所以行旅往來，倍加熱鬧，一路上由高橋碼頭到高橋鎮，並未見有警察站崗。從高橋鎮南行十五里，便抵高行鎮，已十一時三刻，鎮上商店大都關門，步行至市梢，坐小車於下午一時半，抵上川鐵路之新陸車站，路程計有九里之遙，自高橋至此，總共二十四里路程，在車站購票至視橋站，該車資四角四分，經邵家弄，曹家路，龔家路，大灣，小灣，暮紫橋，川沙，小營房，江鎮，等站而止於竹橋站，下車已下午四時，沿途除高行鎮有數處民房被炸燬，及樹有太極圖旗幟之維持會組織外，其餘各鎮則由民衆自行組壯丁隊維持地方秩序，故尙安謐，從竹橋乘民船經四團倉，抵三灶鎮，計船資二角，又步行至高橋宅族人處借宿一宵。次日晨，始達新橋鎮本宅，鎮上有壯丁隊維持地方，故尙安靜。沿七灶港至南匯城一帶，聞尙有遊擊隊，出沒其間，惟聽說並無陶雪生其人，南匯現任縣知事爲盧某，城門關閉甚早，進出亦須嚴密查詢，始得放行，故遷居在外的居民，欲返城的很是麻煩。我在新場住宿一宵，十八日仍由原路回喬家宅，而至金家亭子，親戚處借宿。二十日晨，仍赴竹橋，乘上川火車至末站之金家橋（註——上川鐵路局現禪臣洋行管理，懸有德國國旗，故照常開行）聞高橋東溝高廟之綫，今日忽又中斷，故下車後，步行至高廟鎮，折入浦東大道。至美孚公司，請得允許後，乘該公司渡輪回上海。

（社會日報）

僅僅開放不久的浦東，現在忽然又封鎖起來了，並且聽說日軍在浦東堆置沙袋，忙碌非凡。這樣，在人們腦袋里浮着的「和平」印象，忽地又被揩掉了。大家奔走相告，有的表示歡喜，有的表示憂慮。這年頭兒，真是小民遭殃的年頭呵！

聽說日軍這次非但把浦東宣佈爲戒嚴區，就是日軍控制下的上海四郊，都變成了戒嚴區。原因傳說紛紛；有的說日軍正在從事肅清隱伏在內地的游擊隊，這大概是不會錯的吧。

記者今天一大清早，就到公共租界的新關碼頭去。那里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還記得很明白：我在做小學生的時候，每一個月總有三四次搭乘渡輪到浦東去玩的。可是現在呢？只能隔江遙望浦東，癡呆地回想着童年時代在浦東玩兒的經過。

因爲今天的天氣是欲雨不雨，陰慘慘的，風兒比昨天的冷峭得多了，浦江上烟濛濛的，泛濫着混濁的江水。我聽到黃浦江的嗚咽，好像一個被姦污了的少女在苦訴。望着浦江，我的鼻子酸了，眼圈兒也陡地潮紅了起來。

靠近新關碼頭，正簇擁着七八隻小划舟。滾滾的江水，推動着小划舟，看來正像一羣活潑的鴨子。舟子們向岸上叫喊：「要趁哦？兩角洋鈔好了！」那浦東的口音，現在聽來似乎是更加覺得親切可愛。

了。

可是站在新關碼頭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有的手裏提着小包，有的背上揹着大件的，只是相互望望，然後又遲疑地向着舟子們。

舟子們又夾着江風喊叫起來了：「要趁快點呵！」

這羣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原來都是要到浦東去的居民們，他們都被封鎖在浦西了。我眼見一個老太婆，她的黑黑的臉兒上，刻着受盡人世間痛苦折磨的深深的皺紋，一雙枯瘦的髒手，攀在一個年輕的傢伙的肩頭上，整個的臉兒扮出一副哭相，像苦求一樣，用着寒顫一般的聲音，對他說：「你就不要過江去了吧！讓我，我老了，我不要緊！」江風迎面撲來，年輕的傢伙緊皺着雙眉，他倔強地頭向着浦江，憤恨的嘆息聲發出來了……

「要趁快點呵……」又是舟子沙着嗓子的聲音。

人羣中忽然發出有精神的爽朗的大談聲，記者轉過身去，他正在對大家很有勁兒地說：「其昌棧討厭，老三井碼頭，就是洋涇東，那就不要緊了！」人們的耳朵好像都快要豎起來了。大家的心頭上，「老三井碼頭」這五個字是打進心坎中去了。「老三井不要緊的！」那爽朗的高聲，是那末堅定地響着。人們的臉上由懷疑到相信了。於是那個傢伙跳到一隻小划舟上，又叫了起來：「來吧！大洋兩角好了！原來那傢伙也是舟家，他的爽朗的聲音，果然煽惑了人們，立刻有幾個人跟着他逃進小舟裏

去了

待那小划舟離開新關碼頭時，其中又有一個人說了：「不要去上他的當，趁了過去，他把人丟在岸上就算啦！」於是他又講道：「昨天，我也被他們丟在其昌棧碼頭……」他的話未說完，就有人問他：「那邊情形怎樣？」他搖着頭兒，帶着嘆息的音調說：「鉛絲網攔着。我們中國的警察站在鉛絲網那邊，看見我們要過去的，就把槍對準我們，同時還罵我們：『媽的皮！你們來！』槍口對着我們了！唉！都是中國人啊……」人們聽得發怒了：「亡國奴！」

小划舟像鴨子一樣在新關碼頭旁邊浮盪着，記者走近碼頭邊，烟濛濛的浦江上，兵艦上的旗幟在江風中飄揚。亞美利加的摩托舟上，水手挺着胸膛向着浦江。

混濁的江水嗚咽着，啊，幾時江水變成清澈？我正這樣癡呆地眺着浦江，舟子的叫聲又起了：「要趁快點呵！」我回過頭來，要渡江去的浦東居民們，望着舟子，又望着隔江的浦東——家呵！

（上海人報）

歲暮淒涼的况味

美員

民國二十六年年的大除夕，那情形真夠淒慘，恐怕自有上海以來，這種蕭條的大除夕是未曾有過，這也不用多說，當然是受了戰事的影響。

記者前天曾在各馬路遊行過一趟，留心情形，真有說不出的淒涼，雖然中國人大都注意在舊曆，但是往年的陽歷大除夕究竟有熱鬧的况味，可憐去年的末脚一天，又逢了浙瀝雨聲滴過不停，天色又黯沈得可怕，越發覺得這個大除夕的與往年特殊了。

英租界的市面中心是南京路，法租界的市面中心是霞飛路，往年大除夕，這兩條馬路上，都有一些熱鬧的情景，去年呢，說也淒慘，南京路尤其厲害，空關的店面房屋，佔到要十分之三，幾家大商店大公司，門面上挺大的玻璃櫥窗，還釘着很厚的木板，以防意外的侵害，瞧了這種木板，使人恐怖的心情，陡然增加了起來。

每年老例的大減價，挺大的旗幟還飄揚在大公司的門前，可是公司裏邊，却冷清清的絕少有人買東西，往年，最大的一筆冬至禮品，消耗是非常大的，據說，去年，也打了一個大折扣。這種大減價的旗幟雖然在引誘買主的進來，可是飄在風雨之中，益見得形狀的狼狽！

霞飛路的情形比較帶一些海外的風光，每年逢到年頭歲尾的時候，一家家大小商店，裏邊總陳列很多聖誕樹，望過去模樣越顯得五光十色，去年，這種年底的點綴品，雖然仍舊有着，然而總帶有一些可憐色，默察霞飛路上的生意，慘淡的程度是與南京路相等的。

中國人固然因為戰事影響而發生生活恐慌，對於過年的景緻，提不起興來，外國僑民應當別論了，然而外國人也覺得不及往年，觀於霞飛路的情形是可見一斑的。

銀錢兩業在廢歷大除夕是總結賬之期，陽歷大除夕，對內也得結束，據金融方面的消息，去年下半年，因為戰事關係，對於抵押放款及信用放款，數目極為微細，不及往年的十分之四，至於利益方面，當然也受戰事的影響，業務異常清淡，能夠敷衍，已算幸事，其餘放款難以收集，呆賬不能活動，這情形當然是難免了。

（社會日報）

歲暮街頭景象

佚名

幾天的寒風冷雨，把民國廿六年送走了，真所謂「歲暮年年有，今年大不同」，恐怕自上海有史以來，這樣淒涼的除夕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否則在這歲尾的時節，雖是在不景氣的年頭，也像受了偶然的刺激，行人的擠軋，商市的繁榮，隨處可以看出都市中已呈現了新年的氣象，市民預備過一個快樂的新年了。然而今年呢？真是稀有的例外，在艱苦的環境之中送禮、宴客、娛樂，一切都不在市民的心上，祇是欲哭無淚，不覺着什麼新年的來臨，結果便影響到全個租界的商業，雖是要過年了，但還是和平常一樣的蕭條，這一切的一切，祇要我們在馬路上走過，是到處可以看出的。

先就南京路上說，別的馬路上面雖是或許因南市開北一部分商店搬到租界上來營業，門面是多租掉一些，但南京路上空關着的店面，今年顯然又比去年多了一些，冬至大減價，歲暮大減價的旗幟，雖是和往年一樣，在冷雨中隨着寒風飄盪，但顧客是稀少得可憐。就是四大公司，在這歲尾年頭，照

例把糖菓，玩具，賀年片，以及走馬燈，盆景，熱帶魚等等，放滿在店堂裏面，但看的多，買的少，誰也沒有多餘的錢來買這些不必要的東西。一部分的商店，櫥窗直到現在還是用木板釘着，你打行人道上走過，除了乞丐之外，到處還有難民在羞人答答地跟着討錢。

那條四馬路，近望平街的一段，本來全是書店和雜誌公司；而今呢，有幾家早已停業，鐵門是緊閉的，拉上了，有幾家雖是勉強的開着，但也掛出了拍賣舊書和賤賣舊雜誌的牌子，好像出賣存貨是主要的營業，新書和新出版的雜誌在這孤島上是絕跡了。河南路這一條文化之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櫥窗裏面，也沒有一些歲暮年終的應時點綴，幾家小書店裏月份牌，日歷，賀年片，雖是照樣陳列着，但買客呢，竟難得有走上去。

共公租界是如此，法租界也是如此，霞飛路上，那些華麗的商店，冬至的點綴，像耶誕樹和減價的旗幟等等，雖然沒有拆去，但購買新年用品的，中國人不必說，就是外國人也要比去年少得多。整個租界上面，除了少數的食物店和出售必需品的商店之外，大多數是虧本的，爲的是「八一三」後，已整整的四個半月在半停業的狀態中，這裏面更有好多商店馬上要維持不下而關門了。每一條馬路上面，走過的人雖是不少，但大半是難民和失業羣衆，身上分文無有，就是要過年，也無力去買些耗費的東西，這樣的一個歲暮，情形是不無相當的淒慘吧？

（大美晚報）

淪亡中的上海新聞界

星 人

上海向來操持着全國新聞事業的權威。中國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是新聞事業的大本營，是國際和國內消息的交易所。銷行最大的第一流報紙都在上海。一個地方的言論新聞影響全國的是上海。有鉅大的廣告收入，可以完全站在營業立場經營報紙的也只有上海。

但是現在這新聞事業中心的上海淪陷了。上海淪陷中受壓迫摧殘最悲慘的也便是新聞事業和新聞界。

上海的新聞事業在最近九年來，是完全在政府統制之下的。通信社事業完全集中於中央通信社，許多小的通信社早已不能立足。連外國通信社除敵人的宣傳機關同盟社之外，也都由中央社代為發稿。因中央社事業的膨大，上海各報的專電和特約通信，逐漸成爲不足重視。因此中央社一經停頓，上海各報新聞來源，幾乎就會完全斷絕。除此以外，上海中國報紙向來是經嚴密檢查的。新聞要受檢查，言論要受檢查，專電更要通過電局的檢查。

因爲新聞事業受過分嚴密的統制，所以上海淪陷之後，政府機關不能運用權力，中國人經營的報紙，一點自衛的能力都沒有。除掉逐漸變成漢奸報之外，只有關門大吉。

國軍撤退後，敵人第一件事就是壓迫租界當局，封閉中央通信社。中央社上海分社在大陸商場

所設的無線電台，就被捕虜強迫撤毀。以後各報有無線電機的只好自行收電，沒有無線電機的，根本得不到中國方面一切軍政消息。上海中國報紙對於戰事沒有正確的記載，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至於路透社哈瓦斯兩家外國通信社，現在則已脫離中央社，而直接向報館發稿。

敵人摧殘中國新聞事業的第二步，就是接收中國政府新聞檢查所。檢查所接收以後，敵人知道一開頭就由日方檢查新聞，各報紙一律停刊，反於他不利。因此敵人取漸進政策。首先日本檢查處通知各報送報二份。日報公會當時議決置之不理，但後來幾家大報逐漸軟化，暗中託派報人每天送兩份報去。後來日本新聞檢查處特務員金子，大發請帖，請各報經理主筆。大多數中國報紙都沒有人去。可是申報，新聞報，時報這三家報紙都應邀而去。申報經理馬蔭良，新聞報經理汪伯奇竟親自出馬。他們以為藉此給日本人一個面子，可以敷衍了事。其實日本人決不是如此容易敷衍的。日本人所希望的是中國報界去投順他，這目的已達到一部份了。想不到幾家大報經理，竟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體面。

上海淪陷以後報紙變動的情形大約如下：

辛報因某種關係，自動最先停刊，立報為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報紙，敵人自然第一個開刀。所以於國軍撤退後不上一星期，就被迫停刊。救亡日報則比立報前一天停刊，準備遷移廣州出版。

接着立報之後停刊的，有時事新報，中華日報，神州日報，民報等四家，這在平時都和政府要人有

關係的，所以經工部局「勸告」以後被迫停刊。向來比較取嚴正立場的申報和大公報，於接到日本新聞檢查所通告，從十二月十五日開始檢查新聞之日起，也便自動宣告停刊。

現在早報中間，還能苟延殘喘的，只有「新聞報」「時報」「時報」實際上已降為小報，沒有大影響。「新聞報」據說已請從前的老板，素來反對國民政府的意國人福開森，出面繼續經營。日前該報竟用大字標題登載「蔣委員長下野」的捏造消息，有意為敵方宣傳。大概該報已準備好投順。在上海戰時，新出晚報種類甚多，但到最近，已只剩大晚，大美，華美，社會，新聞，五種，大晚態度已大變。大美，華美由外人出面，態度比較中立。現大美華美各增出早刊，大美編制募仿立報，但沒有社論及附刊，是很可惜的。

小報中社會日報照常出版。最近新出的有力報，建報，晨報，國際日報等幾種，各小型報的態度，却不甚明瞭。

英文大陸報本來是中國最大津貼的報紙，但是近來言論，新聞，態度驟變，還不及美人所經營的英文大美晚報來得強硬，這是很可怪異的。

報界情形衰落到這般田地，上海自不免受重大打擊。因為在報紙上已看不到正確的消息，至於正確的言論，是更加缺乏了。因此最近一般讀者，都不願看中國報，看了也不相信。而各種謠言，卻因此得以到處散播。

另一方面，上海到底是中國的上海，至少從文化上說。報界雖然也有極少數敗類，已開始做漢奸活動。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愛國的，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日本軍隊佔領上海之後，只能壓迫摧殘固有的中國新聞事業，而不能設法麻醉上海市民。連漢奸報「新申報」也始終不敢公開發行。而近來許多祕密的半公開的抗日刊物，却風起雲湧。從這裏可見中國人心不死。希望幾家辦報的當局，顧全國家體面，勿隨便投降出賣。更希望報界從業員，尤其是青年新聞記者，擔當起指導輿論的重責，在困苦環境中，努力奮鬥，儘最大可能，作反日宣傳。如不能公開，便用祕密方式發行。如不能文字發表，便用口頭宣傳也好。多多出版壁報，多多用油印發表正確言論消息，這是在目前環境中間最值得做的事。

（魔手下的上海）

暴行記

星 人

瘋狂的日寇於上海我軍退出後，更施用種種兇暴陰險的手段，一方面更加緊破壞我國各行政交通電訊機關，屠殺我無辜同胞，同時也想藉自己造出來的陰謀事件，而欲佔領公共租界，今將月餘來的暴行事實，略述於下：

十八日下午四時半。敵方派員由工部局警捕隊同前往靜安寺路五九一弄交通部上海電報局麥根路，新開路，發報台及沙遜房子，斜橋弄，廣播電台，張貼布告，謂已接收，嗣後電報須經日方檢查，方

准收發等語，該局被迫，不得已停止工作，故自十八日晚十時起，所有本市與全國各處之公衆電信交通，已完全阻斷，目前祇大北、大東水線電報，尙照常收發，內地電報，必須由香港轉達，惟亦頗費周折，此事不但使上海與全國各地失却聯絡，即本市外商方面，亦頗受損失。

二十日敵兵七八十人，於午後二時半分乘汽艇數艘前往江海關停靠後，即持械躍登各輪，監視全部船員，不准擅離，當時各船員因事出意外，故除少數乘隙逃脫者外，大部被羈留船中，敵兵旋即在各輪扯懸太陽旗，勒令升火開駛，至晚將江海關濬浦局及水巡捕房所屬之大小差輪三十餘艘，集泊於漢口路外灘江海關碼頭之南全部爲敵軍劫持以去。

十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大隊日軍約六千人，包括步兵騎兵砲兵工兵輜重兵等，由滬西中山路豐田紗廠，列隊遊行至虹口，事前公共租界警務處方面，曾在日軍經過地段，予以充分戒備，禁止車馬通行，並嚴阻閒雜人等在附近里弄間停留，故當時所經各地段內，完全沉寂，巡行日軍，係行列式，三人一排，由日軍上級軍官爲導，隨後首爲步兵，而以騎兵殿之，所有日僑咸手持太陽旗，在隊後附隊而進，同時另有日軍飛機五架，在低空盤旋，掩護行列。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行至公共租界中心南京路廣西路轉角時，忽有韓人一名擲一手榴彈，傷日兵三名，擲彈者爲巡捕當場開槍擊倒，又外國警官一員亦受傷，一時形勢頓見緊張，日兵皆上刺刀，日騎兵展開入橫街搜查，道旁觀者皆驚亂四散。

日軍官數人於出事後，二分鐘內，首先趕到，且有武裝軍車三輛，隨後到達，數分鐘後，即指派步兵七十餘人，與若干機械部隊，由軍官數人指揮，留守出事地點，其餘行列仍舊前進，日兵哨線內之房屋，均被挨戶搜查，又中外人亦被檢查，而由工部局巡捕送出哨線之外，當時哨線愈佈愈廣，中外人不知而越過者，皆爲日軍官與哨兵毆擊，外人中且有德人與美人數名，當時雖英兵一隊，亦被阻於哨線之外，英軍官之乘汽車者，與警務人員之乘機器腳踏車者，亦被阻止，但至垂暮，日兵已乘工部局警務處供給之汽車，陸續退至虹口。因是案已澈查告竣，當日軍遊行隊伍自愛多亞路轉至虞洽卿路時，大世界對面紅錫包香烟廣告牌上，適有工人四名，修理廣告電鐘及霓虹燈，工頭楊劍萍三十二歲在木架上，見日軍武裝經過，氣憤填膺，精神失常，狂呼「中華民國萬歲」，旋即自上面跳下自殺，跳樓之後，當即跌破腦殼及股部，血流如注，唯時日軍正在整隊進行，捕房人員不便前往施救。約隔十餘分鐘，經成都路捕房探捕趕到救護，已傷重斃命。又一華人在愚園路衝入日軍遊行隊中，爲日軍拘捕，拖入汽車，急駛而去，至今不知所聞。

又英國律師米特倫，年五十四歲，寓滬多年，甚有聲譽，今日在南京路觀日軍遊行，有日浪人一名，臂挾太陽旗一束，見其國人，即授以一面，旋復取一面強納米特倫之手，希望其加入慶祝，米氏取旗後，即默然在其膝上折斷之，該浪人見而大怒，是時有日軍官一員趨前欲與米氏爲難，米氏雖善於詞令，但不欲多費唇舌，即報以老拳，正在生命可危之際，幸有工部局警官一員馳至，即拘米氏入汽車，載送

巡捕房。

七十三齡美國老者李德氏，今日下午在西藏路與日水兵八名搏鬥，內有軍官三員，李氏曰，余爲守法美人，且有權利與自尊之性，靜然行於道中，忽來日哨兵一隊，其中軍官一員推余之背，口出不遜之言，余平生未受此待遇，故余舉拳擊中其脣，該軍官乃指流血處示其他二軍官，於是復有一人向余奔來，余乃擊中其鼻，至是諸人一擁而上，羣擊余首，余未受傷，但余之眼鏡已深陷矣，惟玻璃未碎，彼等且拔手槍，惡遇途中諸外人，字林報之赫煦氏，亦爲被推者之一。

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曹家渡五角場五卅書店職員朱林榮，突被日兵拖上日本軍用汽車疾駛而去！押於日憲兵司令部，經盤問一小時始釋放。

本月七日六時半南京路上突然駛來日本軍用卡車二輛，滿載全副武裝之日本憲兵及身穿便服而攜帶武器之日人，全數共十二名，往英華街永安公司大東旅社，逕登三樓，各出手槍，形勢甚爲嚴重。該日兵等即往三百零九號及三百十四號房間中搜查，其時兩室中各有寓客兩人，彼等皆爲經營布匹之商人。當日兵進室內時，此四旅客皆在睡夢中，突被捉起，不准加穿外衣。故諸人均瑟縮驚駭，經搜查後，並無所得，即將四人帶至日本司令部詰詢一番。又在各人身上搜查一次，並攝取照相，約一小時始行釋放。

九日拂曉四時許，有日兵三十餘名乘卡車至滬西極司非而路嚴春堂家抄查，結果一無所得，直

至八時將嚴及家屬男女用人，計六人押至司令部。經個別詰問後，五人當日釋放，嚴本人約十餘日才放出。

十一日下午南市難民區，被日兵包圍，挨戶搜查，將服務於天主教堂所設學校之中國教員三名捕去。至今並未聞得有恢復自由之消息。

十三日晨五時許，有日兵十餘名，將滬西文光小學校，教務主任，教員，茶房，二房東等四人拘去。房東一時後釋放，三人未放出。是日下午日兵入難民區，挑擇年紀二十至三十歲之壯年難民數百名，用卡車載運而去。

十五日上午九時，日兵多名，攜帶小鋼炮，機關槍等武器，將難民區全部包圍，分發黃色衣服，令十萬難民穿着，押往日方所設收容所。

十八日晨，日軍用卡車四輛，將麥根路中國電報局全部機器運去。該處雖為美軍防區，經美軍嚴重交涉，但也不能制止。

二十日下午三時，愚園路華華中學，有著中裝中國人一名，求見該校音樂教員田梨在宿舍互談約十分鐘後，田親送來客至校門口，突由路旁躍出便衣日人四名，將田逮捕，押上汽車而去。三刻鐘後又來日兵十餘名，在宿舍內嚴密搜查，但無所獲。

又同日四時在曹家渡，開設竹行之上海人鄭連坤也被日人捕去。當地商店已聯名向日方呈請

保釋，但至今也未聞釋放。

以上不過是作者個人所知道的一個大概，其實類似的，而且更卑鄙慘無人道的暴行，而為一般人耳目所未見聞到的不知還有多少呢！

（魔手下的上海）

女學生們為八十萬難民請命

佚名

要是你經過南京路，靜安寺路一帶，你可以看見三五成羣的青年姑娘，向行人及商店的顧客募捐，救濟全市八十萬難民。潔白的頭紗和護士服，映着胸前，額際紅的十字，特別引人注意。

這次募捐運動，是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發起的，並商得培成，工部局，清心，中西等五個女子中學同意，由各該校學生輪流出動，向全市市民，商店勸募。昨天是培成女中的一百十八位女生擔任這仁慈的工作；今天是工部局女中出動，依次輪流到八日為止。

昨天培成有一百多位女生出動，共分廿八組，每組四人，他們的路跡遍及租界中區各馬路和里弄中，南京路各大公司附近，她們尤其活動。她們每一組有鉛鐵筒一隻，上面印着紅十字和「本會救難急待人助」等標語，所有捐款，均放入筒內，捐款的數目並不限定，銅板也可以。收據分五元，一元兩種，一元以下的沒有收據，一元以上的，除收據外另發紅十字的紀念章一枚。

昨天下午，記者遇到幾位參加工作的女生，她們雖然都跑得疲倦了，但精神却很好，興奮地談着

感想：「我們對於這工作，都覺得很有興趣，而且這也是每人所應負的責任，我們願盡我們的力量，請有錢的人，掏出了他們的錢來救濟難民。」

據她們說，募捐的經過，還算滿意，不過有一部份人太自私了，好像是向他討化，竟毫不客氣的拒絕。

下面是另一位女生的談話：

「值得提起的，是許多外籍士女，他們或她們，不但慷慨的捐出錢來，並且還指示我們有效的募捐方法。還有一位踏着腳踏車的工人，把他袋裏所有的銅板很慷慨的交給我們，連數目也不數，這使我們很感動。」

當記者離開她們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六點鐘，她們該休息了，但還有一部份自動的領了捐款收據，到馬路上去，她們說：「這是酒館最熱鬧的時候，同時也是一般有閒階級離開影院，或走進舞場的時候，我們應向這些人多捐點！」

昨天下午五時到七時，美國婦女協會爲了此次募捐運動，特地召開了一次演講會，由顏惠慶主席，勞神甫和貝克等，均有演說。

（大美晚報）

上海在炸彈微光裏

張若谷

法國巴黎「誠實報」近載有羅伴兒湯麥松寫的一篇關於上海戰事的通訊，現在節譯如下，以見巴黎人士對於此次中日戰爭的觀察及感想，譯者對於原作者並不參加私人意見，以留真相，供國內讀者參考。

香港，是到達上海前的最後一個碇泊所。在黃浦江口，我們離開了「菲利斯羅珊」郵船，改乘法國軍艦「沙沃孃德的拉石」號，這一艘殖民地的巡洋艦，是負着接送我們到上海的使命。

我很榮幸地得到一種特殊的許可，得和高級軍官們站在軍艦的船尾上，船是一個絕好的瞭望所在。我們已經駛進黃浦，不一會已經看見了相距只有五十米突的吳淞鎮，這個市鎮在浦江的右岸，三個月以來，日軍在附近作為重要的上陸地點。我們第一次看到戰爭的景象。在吳淞，沒有一座完好的房子了，滿目是斷壁殘垣。一直蜿蜒到公共租界為止，都變成了一片廢墟，在租界中區，有幾座建築物上，還留着炮彈和炸彈的痕跡。在浦江的左岸，是浦東的荒野區，這時候還由中國軍隊守衛，至於右岸則已為日軍所佔領了。

這個時候，浦江的兩岸，寂靜無聲，我們的航行應該向兩方交通者拉放汽笛報告，使雙方注意，希望能在危急時停戰片刻，表示一種無惡意的敬禮，這樣可以避除誤會，以免再發生不幸的事件。因為

在過去，已發生過幾件不幸的事端了，一個英國的外交官受了傷，有幾個中立國的軍人和無辜的僑民們，也都殞命了，但是事後調查那完全是出於誤會。當局者業已鄭重道歉，而且表示過遺憾了，因為事前人們沒有預先通知的緣故……所以不幸的事件，便一再發生了。

我們的航行是已先向人家報告了，日軍方面就利用這個時機移動幾輛軍輸車。他們從吳淞向楊樹浦出發，汽車的行駛，緊緊地跟着「沙沃孃德白拉石」的速度，好像是監護我們前進一樣。

突然間，在我們頭上發出一種奇怪的聲浪，一架飛機盤旋在軍艦上面，飛度很低。在軍艦後梢上的幾位貴客們好像有些吃驚的神情，他們臉上故示鎮靜，向一個軍官提出質問：「這個，這個是那一個的？這是什麼用意？」那個軍官向天空射了一個警視，他輕悠悠地回答道：「一架日本飛機，你們不是看見在翼下有一個紅色圓球嗎？他一定是要到浦東去投炸彈的，或者說不定是去拍照的。」

有一個金髮貴婦人挺身而出，她是從新加坡來的，裝出軟聲嬌氣的口吻，她向那個軍官發表高見：「親愛的長官，我以為在黃浦江上，可以看到屍身，這豈不是有趣得很？但是我却一無所見呀！」旁邊有人對她說：「那不是天天會發見的事，我們覺得很抱歉，真想不到那樣的事竟會引起你的興趣。」

貴婦人啞口無言地走到艙房裏去了。

旅館中的經理，他說的話真有道理，我真是有運氣。從我臥室的窗口，我可以看到放焰火的奇景。

現在是夜深的時分，天空可以看見許多白色的探照燈光，交叉射照，照出藍穹的一角，或顯出一朵彩雲，在搜索先發制人的飛機，那些高射砲發射出來的子彈，在黑夜中劃成紅色及藍色的弧形綫條，像流星般散落在城市中。我對門的一個鄰居警告我道：「在這個機關槍亂鳴時，你切勿探首窗外呀！一夜有一顆子彈穿過我的窗口，若使我沒有吩咐侍者給我倒一杯威士忌時，我早已飲彈畢命了。」只靠了一杯威士忌，居然救活了一條生命，這是多麼有益的忠告哩。

飛機已經完成了任務，因為在楊樹浦方面發生了一場火警。又接連聽見幾分鐘的炮聲，探照燈徒勞搜索了幾次，結果一無所見，飛機被射擊下落的事件，在這一次戰爭中，對不住說差了，在這一次衝突中，是很難得的，不一會，一切都仍歸於寂靜。

當這些襲擊發生前後二十分鐘中間，都會中的一切活動也略受影響。凡是有充裕時間的人們，如果站在安全的地點，便止步袖手旁觀；乖巧的人們，則緊靠在建築物的牆角裏作壁上觀，其他的人們則匆匆忙忙地趕走路程，很鎮靜地照常做他們的工作。

這是一種奇怪的戰爭，這種戰爭是沒有名義的，一種奇怪的戰爭，有時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可發一笑的，有時却非常猛烈悲壯。人們可以估計至十月底為止，上海的戰爭，中國方面付了約有十七萬五千人的代價，至於日本方面則為五萬餘人。

在中日兩方主持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中，傾聽官方發言人的每日戰況報告的，確是一件純粹談

譜的新聞來源。日本海軍及陸軍的二個代表，坐在主席地位，有聲有色地向各外報記者報告他們的勝利，已經成了一種公式了。到了下午，又聽到滿臉笑容的中國翻譯員的傳達，是關於中國方面的勝利消息。於是一般新聞界的代表人，弄得不耐煩地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他們筆記下來他們所耳聞的報告，把兩方的消息總加起來，再化分爲二，再任各人的意思，隨便揀取一個第三種的見解。

不管事實如何，不論目前的衝突將來會產生出怎樣的結果，好像真正的損害者並不在中國方面，他們是「精神」勝利者——只消和他們中任何一個士兵接觸，便可以相信他們都是信仰必獲最後勝利的——也並不在日本方面，他們是「軍事」勝利者。那末誰是失敗者呢？那是或者要輪到白種人的身上了。

這樣看來，白色人種將採取怎樣的步驟爲妙呢？幫助日本人好呢？還是幫助中國人好？那是要看各人的政治見解了，如不做「法西斯黨員」便是變做反法西斯主義者。這兩個名詞，是可以任便選擇一個，但是一定要做出許多愚昧的獸行來的。（湯麥松作）

（社會日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563B

